

記部 碑記

頭陀寺碑記

南北朝

齊王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况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摩竭用啟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語曩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然爰繫所筌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

江夏縣志

卷之

藝文記

一

俯宏六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况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托生王室憑五行之軾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元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見窮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因斯而談

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
矣哉正法旣沒象教陵夷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爲得一順
非辨僞者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鴻幽讚龍樹虛求並振
頽綱俱維絕紐蔭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於康
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六種
無藩籬之固旣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周魯二莊親昭夜
景之鑒漢晉兩朝並勒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
望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頭陀寺者沙門
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

江夏縣志

卷之

藝文記

二

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皋千
里超忽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潔瑤璧擁錫來游以
爲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
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鷲班荆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五
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
府君諱覬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
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爲崇基表利立禪誦之
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後有僧勤法
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沒高軌難追藏

舟易遠僧徒闖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可爲長太息矣惟
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格
天光表之功洪啟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步中雅
頌驟合韶濩炎區九譯沙場一候粵在於建武焉乃詔西
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
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
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
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
覆簣悲同棄井因百姓之有餘閒天下之無事庀徒揆日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三

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巨邱被陵因高就遠
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爲珠網朝
霞爲丹蘄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崖谷共清風泉
相煥金姿寶相永藉間安息心了義終焉游集法師釋曇
珍業行淳修理懷淵遠今屈知事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
功旣鏤文於鐘鼎言時稱代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
宣身逾遠而名劭敢寓言於彫篆庶髣乎衆妙其辭曰
質判元黃氣分清濁涉器千名含靈萬族淳源上派澆風
下黷愛流成海情塵爲岳皇矣能仁撫期命世乃睠中土

聿來迎衛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殷鑒四門幽求六歲亦旣
成德妙盡無爲帝獻方石天門淥池祥河輟水寶樹低枝
通莊九折安步三危川靜波澄龍翔雲起者山廣運給園
多士金粟來儀文殊戾止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法本不然
今則無滅象正雖闢希夷未缺於昭有齊式揚洪烈釋綱
更維元津重榘維此名區禪慧攸托倚據崇巖臨睨通壑
溝池湘漢堆阜衡霍膺膺亭臬幽幽林薄媚茲邦后法流
是挹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眷言靈宇載懷興葺丹刻翬飛
輪奐離立象設旣闢睟容已安桂深冬煥松疎夏寒神足
游息靈心往還勝幡西抓貞石南刊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四

鄂州新廳記

趙憬

昔自秦置郡有守漢魏以降因之其秩二千石雖有監刺
而宰制威福之重蓋古之諸侯鄂在楚爲國秦爲縣吳爲
江夏郡縣歷至宋乃維八郡置郢爲鄂隋氏披其郡猶謂
之州官則刺史而政無條刺之法矣皇朝沿襲舊制或爲
郡或爲州剖符責成其實乃太守之職前代建置所理之
處其城不恒今之州卽舊城於江夏吳仲謀經營之程普
始守之當荆吳江漢之衝要爲藩鎮固護之雄制天寶以

前四方無虞第據細戶衆寡等襄州望鄂是以齒於下後
寓縣沸騰屯兵阻險斯稱巨防朝廷尋州陟列將寄勲賢
之重廣德二年遂聯岳沔事置三州都團練使大歷八年
加觀察處置使十四年六月二使廢時置當州防禦使且
屬於江西國家姑務省官息人而終慮咽喉襟帶之地思
典守者旣輕其權矣復欲俾任重尤難其選是年十月乃
命祕書少監兼侍御史李公授之公名兼隴西人也到官
三年之五月使改爲三州防禦使江岳隸焉仍領元戎之
副董江西諸軍銳師以伐叛於襄陽旣而克平九月就加

散騎常侍防禦治州如舊公之蒞鄂也今茲四年以清德
誠信爲教化以至公深仁爲字育則屬閭里闕舊詠歌
如嬰兒之得乳母餒夫之逢稔歲理軍施令其士卒歡騰
亦如之但加乎肅畏而已繇是所防二千餘里洞庭彭蠡
在其間水舟陸車山藪塢野方諸侯并賦鹽泉所入歲約
三千萬緡商在其外明年西朝天子天子嘉之俾平水土
乃拜司空俾敷五教乃拜司徒入參大政出耀威武范陽
君以智畧佐之由御史中丞行軍司馬節度留後而領於
是邦君幕府得人於斯爲盛下車之日無土不殖桑麥駸

野舟艦織川城高以堅士選以飽詩所謂誰謂宋遠誰謂
河廣者矣自貞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梁公爲首存乎東
壁大歷之後繼聲躡臺司徒公爲首遂列於座右也貞元
二年四月十九日記

鄂政記

舒元興

高平公以今皇帝三年春出鎮鄂實澤國地連大別雲夢
洞庭穆陵控扼勝勢號爲東南巨鎮與江陵會府不侔來
臨者苟能惠百姓軍旅必咨怨苟能富軍旅百姓不堪命
二德旣不易備朝廷亦難其材自高平公爲政顓以誠信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六

惠和撫下軍旅受其撫勇知方百姓受其撫恥且格自春
到秋政與稼日成至明年公知民心安軍心雄乃環視閭
井城隍有陋狹不快人心者皆開張治本鄂城置在島渚
間工勢大凹凸者頗險凹者瀦浸不可久宅息不可議
制庾公命削凸堙凹廓恢閭巷修通衢種嘉樹南北繩直
拔瀦浸者升高明湖澤瘴癘勿藥有愈郡城舊制陋屋駢
聯自十二戟南直土地隘塞著人胸次不開將佐序宇次
第甚牢落州佐椽署亦牢落公正立戟間指吏徒拆去陋
屋南抵城牖下南面北嚮立射侯軍容佐西翼東嚮立牙

門料將院東翼西嚮立門佐六椽院長廊聯軒萬門呀呀中央廣除得以講校戎律布等列霜戟洞啟公堂耿耿每至朔望日軍吏畢謁威容大修有以見堂堂儀觀不可觸犯也然後知皇唐諸侯王之爲貴耶鄂之軍實三萬先時營宇皆曲陋低下歲有墊溺師徒患之公心亦患之引車出郡壘東門之外良地伏在莽下公自得心識手聞畫之創新營凡一丁五所合三千間瓦鱗鱗檐盈盈軒門對開欲呀風雷若有神物借助其功觀人駭目目不前見居人廬舍先不如法者皆自我如法肯與瑣瑣胸臆經營細碎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七

不副大君委重柄之意者齊有乎則知公之爲政不專於鄂枝郡亦猶鄂復明年巡封畧問遐邇一若門門有公猶將校僚吏卒伍元元咸不勝公惠熙熙相賀自謂長鹿公德宇下道路合聲王人中貴聞歡聲到闕下天子聞至五年冬十二月下詔徵公尹河南河洛人賀聲動河洛江漢人喧聲動江漢天子又聞二地人賀喧聲愈知公仁深不三月復遷公福上黨上黨父老喜躍攜壺漿簞食逾太行迎太行索嶮巖鄂人聞上黨父老迎我公過太行去若火入腸臆相與自相尤曰我曹皆公庇蔭貽惠父母生我公

實活我今公去郡恨無史民記不書我公德不光照本邦
是我曹負公也非公負我曹也胡不率大宣聲音詠思我
遺愛使溢衢隘巷幾採教化者聞必寓於風雅立則天子
史官得許載史策遺愛遺惠豈謝古人耶是心愈見公德
如卿雲景星所出必爲國瑞所至必爲人福不顯在一方
而已某聲名陋小未縻人爵不敢擅斷石懼累公德但直
錄鄂人詠思之言將上告天子史官厭塞鄂人望若河南
遺愛彼多君子因以爲民詳矣上黨新政方大未可測酌
非陋文裏述也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八

黃鶴樓記

閻伯理

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登仙常駕黃鶴還
憇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迹存述異之志觀其聳
構巍峩高標龍嵒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簷翼館四闔霞
敞坐窺井邑俯拍雲煙亦荆吳形勝之最也何必賴鄒九
柱東陽八詠乃可賞觀時物會集靈仙者哉刺史兼侍御
史淮西祖庸使鄂岳沔等州都團練使河南穆公名寧下
車而亂繩皆理發號而庶政其凝或逶迤退公或登臨送
遠遊必於是極長川之浩浩見象山之纍纍王室載懷思

仲宣之能賦仙蹤可挹嘉叔偉之芳塵廼喟然曰黃鶴時來歌城郭之竝是浮雲一去惜人世之俱非有命抽毫紀茲貞石時皇唐永泰元年歲大荒落月孟夏日庚寅也

鄂州社稷壇記

宋朱子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洿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扎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於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九

錄事叅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襪畫爲四壇而屬其役於兵馬監押趙伯烜作治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西雨師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壇壇四門前二壇址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址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一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復殺前二壇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間丈五尺後三壇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

二尺有爲齋廬五門繚以重垣甃以堅甃而植以三代之
所宜木亦旣揀時日屬寮吏修祝號以告於神而妥之矣
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
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
五土之祗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之祗能
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
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
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
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十

文大抵多襲唐故事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
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
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以於其壇
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
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
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
明神所以降祥錫福於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爲吏者所知
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
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

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慨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乎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爲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乎因爲書之使以刻於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劬農甚力劉君又嘗請於前守李侯械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於教民善俗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十一

之事力所可爲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朱子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

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
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既不過於誇
多鬪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
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
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
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虚心一意
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
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
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十三

其可嘆已鄂州州學教授許君中應旣新其學之大門而
因建閣於其上積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爲寶鎮又取
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寘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請
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說得以饜飶而開發焉
其役始於紹熙辛亥之冬而訖於明年之夏其費亡慮三
百萬而取諸廩士之贏者蓋三之一其餘則太守煥章閣
待制陳公居仁轉運判官薛侯叔似實資之而總卿詹侯
體仁戎帥張侯詔亦揮金以相焉旣成因予之友蔡君元
定以來請曰願有記也予雅聞許君之學蓋有志於爲已

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爲者不以泯心思滅見聞爲極摯之歸也因爲之記其本末而竝推近世所以爲學讀書之病請具刻焉以告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姑無溺於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豈足患哉四年癸丑九月甲子朔旦記

東山記

趙淳

山固多嘉木由翦伐無時使不得蕃息以軍營視此實爲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三

主山乃禁樵採封植養護則大者挺然於霄小者叢生攢立矣因卽山之陽得勝處偶拾餘材架木爲閣榜曰東巖取其石秀而木茂者又得數所曰雲根雲扃伏仙飛雪棲霞半霄清獻爽塏巉巖翠屏堆雲獅子峯此又狀其石而名之也奕局琴几石鼓筆牀因其天成粗加斲削循山之巔至黃鵠亭仍夾道蒔松俾異時交柯結蔭與東岳相爲表裏後之來者愿不以人廢閣成於慶元初載重午日將右軍河陽趙淳清老謹識

鄂州張烈女祠堂碑記

宋羅願

嘉祐三年春正月甲申有詔封江夏民妻張氏爲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勅州縣致奠且賜其家酒帛謹按張氏鄂州江夏縣人嫁爲民妻里中少年有謝師乞者過其家欲通之脅以白刃張氏大罵曰庸奴我寧死豈從汝邪師乞割其咽未卽死猶粹師乞以告事聞有是命後百餘年願來爲州訪問故所表烈女處中更兵火吏民無知者距城東十里有黃鶴山州人之葬多在焉歲時拜埽必至所謂勝緣僧舍者乃與通判劉君謀立祠其中以稱明詔之遺意夫男女之際聖人嚴之別其氏族而定其配偶粲然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西

有不相凌越斯人之所以別於禽獸也亂之生也起於逸居之小人不勝血氣之私侵尋非禮以至失身喪偶亂倫滅類者何可勝數而其婦人女子乃有能明一定之分不背其夫不辱其親身可危而志不可折者是其有異於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大丈夫之事也哉故以匹婦之微而齒封君之貴生百代之後而擬於上世之烈處窮閭之下而揚天子之庭其家有賜其位有奠其藏有表精神凜凜人益可敬而彼一時狂子固已戮之有司淫昏之魄泯漠不靈夷考其初則生相適也死相踵也然或榮如升於天或

辱如墜於淵繫於念慮操舍之間耳雖然是女者非特以一時能死爲諒也彼其平居服從君上之教而安受父母之訓靜動專一中志定矣以故雖遇倉卒之際而不亂夫鄂通達之州江漢會焉周之興也此方之男女先被其化其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蓋女雖閒暇而使人退聽不敢存覬欲之念男雖感悅而隨卽自克以能復思慮之正故繫之周南是女雖不幸遭變然能自潔清不屈於於強暴之辱又亦出於風詩江漢之域惜其不得如漢女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十五

之從容而徒爲召南貞信之訟是可歎也自頃歲以來五民僑處爲吏者思擇令典以示民此祠之設一動而二義附焉使方來之人知彼柔弱之質猶能以禮自終况爲男子何忍觸情縱欲自棄於不義而婦人女子觀而化者思彼當事之變獨爲其難則凡平居修飾毋失身於苟賤乃事之易者皆可以自警云爾淳熙十一年二月甲戌朝奉郎權發遣軍州事新安羅願端良文

明祖封建楚藩祭告山川文

朕以一身渡江始立太平郡次駐金陵洪武六年枝葉

茂盛子孫十有一人已命長子爲秦王餘幼者于今年四月初七日皆封爲王爵第六子楨國于楚國內山川之祀王實主之但年幼若欲命作詞以奉神其詞必非已出然久不告神朕心甚慊今朕以詞實告遣賫香帛陳牲祭告惟神鑒之尚享

楚昭王碑

在靈泉山

楚王季規撰

季規無似永惟王祖王考至德令行昭園莊園未有樹碑朝夕靡寧敬述梗概上聞於朝冀於文儒爲著刻辭以貽來世仰荷玉旨謂國家先代陵碑皆後聖親述用克詳也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六

爰命季規自述其辭臣季規俯伏膺命不敢以不文不勉謹序昭園之碑曰王祖諱楨姓朱氏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命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孝慈昭獻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第六子生母昭敬大充妃胡氏王祖生於甲辰年三月三日英姿謹質聰慧出倫天性端重幼而好學皇曾祖皇曾祖妣咸所鍾愛洪武三年四月七日授金冊金寶封爲楚王十四年四月廿二日之國湖廣之武昌旣至惓惓奉祖訓率禮度留心典籍靡他嗜好書十事座側旦夕自警恭慎儉約恒存省己直言讜論聽納如

國亦不易吾享國五十餘年無毫髮玷若等必遵祖訓忠
朝廷務保守之道苟違予命吾死有靈必不爾佑又曰國
中必有長君家中必有長子而後齊一吾沒後庶事必浴
稟世子而行勿違戊辰薨語不及他事春秋六十有一訃
聞上震悼輟朝三日遣豐城侯季賢賜祭諡昭命有司治
喪宗王及朝之公卿大臣皆致祭祖妣王氏定遠侯王弼
之女洪武十二年正月四日冊爲楚王妃三十年十一月
五日薨今從王祖合葬江夏縣靈泉山之原子男十長王
考諱孟焯封楚王薨諡莊次巴陵悼簡王孟煜次永安懿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十六

簡王孟焯次壽昌安禧王孟焯崇陽王孟燁次通山王孟
爚次通城王孟燦次景陵王孟炤次岳陽悼惠王孟燿次
江夏王孟炬女九長華容郡主嫁儀賓馬注次沅江郡主
次臨湘郡主皆先卒次清湘郡主嫁儀賓耿琇次雲夢郡
主亦先卒次安鄉郡主嫁儀賓魏寧次禮陽郡主嫁儀賓
張鑑次興寧郡主嫁儀賓葛隆次祁陽郡主嫁儀賓李澄
孫男二十五長季垵今嗣封楚王次黔陽王季叔東安王
季堞季煥未封嗣永安王季塾嗣岳陽王季境餘鎮國將
軍女十九長新化郡主嫁儀賓劉獻次先卒次湘鄉郡主

嫁儀賓王謙餘縣主曾孫男十六女八敬陳詩曰高皇奉
天大正四海爰初賜履秉德執誠以綏以理溫溫靖恭翼
翼小心維孝顓顓維忠湛湛臨下維和蒞祀維欽允武且
文如玉如金奕奕楚邦實奠南紀時敘物豐風厚俗美帝
喜其賢民被其祉五十餘年愆終猶始靈泉之山瑤現在
園大君有命小子無文嗚呼王祖陟降在天錫監垂祚裕
我後昆正統十二年三月日孫楚王奉勅立石

楚莊王碑

楚王季規撰

嗚呼古之人論譔其先世德善勲業銘諸鼎彝以比其身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九

以重其家國予小子何足以知之竊惟王考莊王嗣承國
祀延及我後人懿德碩行宜有紀述重以皇王恩命不敢
違謹拜手稽首序其實勒石神道王考諱孟烷太祖高皇
帝之孫楚昭王之嫡子母妃王氏王考生而英偉甫六歲
就外傅所讀書卽會大意成童習武事射命中洪武丙子
秋九月冠於京又明年夏五月受冊寶封爲楚世子甲辰
冬十一月襲封楚王王考天性孝友事王祖考王祖妣容
色婉順得其歡心待諸弟極愛厚出入相攜講學食飯未
嘗異席終身不衰居王祖考王祖妣喪守禮終制遵奉祖

訓及朝廷法度惟恐不至遇慶賀及貢獻必敬必誠奉神明齋明嚴肅以求感格待官屬崇信賢良才識弗稱亦矜恕之凡經事王祖考者必思保全護衛軍校節其力役饑寒者恒出布粟賑之嘗念國家備邊禦侮將士勤勞而王府軍校多安閒又以二護衛歸朝廷府中舊於西安牧馬嘗聞邊軍缺馬請命總兵者任其選用宣德甲寅武昌民饑爲糜粥濟之多所全活近城累有虎傷人畜王考出捕悉射殺之民免於害每朝京師所賜衣服名馬錦幣寶鈔詩教不可勝紀正統四年秋八月癸未王考有疾一切禮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三

儀請命季現代行疾亟付以國事諭令謹守王祖成憲分毫無改壬寅悉屏宮人起更衣冠端坐而逝春秋五十有八訃聞上哀悼輟視朝三日遣成安侯郭晟諭祭諡曰莊救有司營葬如制是年冬十二月庚寅葬靈泉山之原王妣鄧氏寧河武順王愈之孫子四人長季規初封武陵王今嗣封楚王次黔陽王季煥次東安王季堞次季堞未封女三人長新化郡主嫁儀賓劉獻次早卒次湘鄉郡主嫁儀賓王謙嗚呼惟我王考聰明仁厚樂善循禮謹守憲度以保家國始終無過舉尤勤問學經史子集咸究其要有

詩文集善大字有楷書黃庭經傳於世宣廟嘗稱之曰宗
室中至親至賢者也宜臻高年爲我子孫儀式遽見遐棄嗚
呼痛哉永爲先德不能已於言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懿
我楚國王祖肇封爰及王考帝訓是崇仰惟帝訓子孫矩
度保國安民式由皇祖啟之承之念茲在茲宜我家國世
濟光熙江漢朝宗藩封攸峙天監厥衷用錫我類閔予小
子嗣守家邦允懷繼述夙夜靡遑峩峩昭園莊園在側穹
碑有辭用示無極正統十二年三月日奉勅立石

望江樓記

黎淳
成化
狀元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記

三

武昌舊有望江樓在郡城西北國朝洪武初郡守汪大本
節烟波樓故址創之易以今名備登眺也近百年來物久
斯壞不可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繁昌吳公撫楚之明年
是爲成化七年顧瞻此樓遂圖興復乃樽節令費之餘得
白金五百檄連帥王英帥翼叟史政衛侯張瑄王福高俊撤
而新之重建樓五間辛卯十月凡三百日而畢事其棟累
爲六尋其簷倍爲三等其柱列爲四楹升高有梯倚立有
檻延坐有庭而牕戶軒豁丹碧輝煌照耀郊原勝概全楚
暇日鎮守太監王公偕都憲公攜小酌率連帥暨方伯杜

銘憲使李敏徃登焉則江漢奔馳數千里會合於軒墀之下而又有白雲宿簷竒日當檻清風徐動調暢琴歌微瀾淨明蕩漾樽俎信哉望江之多樂也維時左庶子黎淳適因賜告得侍觴酌而言曰我太祖高皇帝旣克九江殲漢魁渠而遺孽自立仍據武昌師進圖之憑險不服明年甲辰變興再駕武昌始下方破敵我師舉帆直指東南賊謂將攻望山門也盡銳捍禦而天戈飛渡已壓烟波樓下俄頃漢陽門破生擒遺孽然後湖南北江東西悉入版圖混一之基成矣淳嘗陟降斯樓披圖觀地欲尋當時遺擒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記

三

之所故老皆無在者益天下之平久矣昔之敗壁頽垣荒榛斷梗今皆變而爲重門邃館修竹茂林而吳商蜀賈風帆浪舶出入江濤浩渺之間民生不見戈干安於畎畝衣食以養生送死夫孰知上之功德拯救綏懷百年涵育若是之深且大也耶然則斯樓也實惟用武之要區若元規南樓情則暢矣仲宣荆樓興則高矣皆流連光景無關興廢烏足以語是時成化九年歲次癸巳春三月

楚觀樓記

李東陽

武昌譙樓在楚王府後布政司前數十武鶴山之上宋元

以來故址尚在負陰面陽得地之勝國朝洪武初旣建以藩議弗協未久而廢歷百餘年莫有復者宏治己未布政使徐公源朱公瓚謂鐘鼓無節則無以警衆出令得請於今王圖復其舊規制甚偉及徐公擢去今布政韓公錡踵而成之撫按諸君實主其議知府某君某以下董其役越三年辛酉某月而畢鐘鼓旣設厥聲孔揚晨昏早暮之候出入作息之節若令於一人會於一庭凭闌而眺南則武昌諸山左右環列藩府雄峙塵闈分布北則大江西來沃野長袤殿庭宮宇隱約於遙空遠漢間韓公乃名其樓曰

楚觀落成而燕有在座者舉醖而問曰樓之作凡爲鼓設也軍法以金鼓爲耳旌旗爲目彼鐘與鼓者皆耳之事也而以觀名無乃弗類乎公曰古之樓以譙名者取譙曉之義以其高也後乃寘鐘鼓以爲警備然其爲制則非特尚耳而目之義存焉蓋耳目所在必虛空洞徹四達不蔽而後能使凡卑湫隘之區阨塞掩蔽之處則雖鏗鉦鎗鞀日相尋而不絕其有聞焉者寡矣唐虞所謂明目達聰二者蓋不可以偏廢故自漢京置鼓於樓以備警盜齊之李崇宋之張希顏皆以善政載在國史唐之李磈韋慶復爲樓

著記詞場文苑亦侈言之今夫連山大江曠野邃谷禽魚
草樹風雲月露百凡之形狀不出几席而得之目睫固荆
楚之大觀聲之發於此者必能超塵壒而出烟霄凡有耳
者皆得之以爲提撕震厲之地蓋一舉而二義歸焉若任
耳而棄目非吾輩之所爲計也客乃領之而去退而詢諸
湖人皆稱韓公爲政勤外而精內博觀而廣聽蓋欲振一
方之治以紓九重南顧之憂因指斯樓而謂曰此其一事
予舊與韓公同朝方喜其父兄宗族之福因憶曩時經過
而未有見者壯公所爲記所由始寓而歸之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十四

端寢碑

崔桐撰

楚王在位逾二十年德與壽增達晝夜之理爰命營菟裘
於靈泉山其地去武昌郡城五十里群峰森峙楚先園皆
在焉今之所營位卯面酉厥既得卜工師奏功規制宏麗
宛然崑崙元圃也王以語諸前史官桐俾爲之記他日輔
臣天茂等備述王平生之行故以因請文而贊之王名榮
滅字璿源靖王長子也楚有國自太祖高皇帝第六子楨
封武昌五十四年是爲昭王子莊王孟烷嗣十五年子憲
王季規嗣四年無子弟康王季淑立十九年無子弟東安

恭定王季堞子均鉞立四十六年是爲靖王傳國至王凡五世母妃周氏成化十三年丁酉七月十八日王生七歲就學敏慧夙成克敦仁孝宏治元年戊申十月册命爲世子六年十月納廣寧衛學訓導周昂女爲妃時弱冠政體民隱靡不周知廉國用耗於侵漁法論諸奸悉湔宿弊計理戶口務休養爲德自是帑充戶殷中外知爲賢世子至壯無所玩御惟崇儒好古敦儉重農循循如書生嘗建墨香樓尋增廣書院爲靜養所得御扁曰正心武昌學舍地捐以佐士論重之十三年七月母妃疾王憂懼祝天願以

身代旣薨哀幾毀寢處苦塊雖盛暑不置衰絰比葬時勤雨雪懇禱卽霽步泣躬引至墓所慮父王以母妃故或弗豫愈加色養凡可爲歡者無不承志天子聞而嘉之賜書曰孝者百行之本忠君使衆恒必由之况宗室懿德四方其訓風化所繫良亦匪輕是用嘉美正德四年己巳秋民病不雨王禱之卽雨浹旬五年七月靖王疾日夕侍湯藥及薨悲哀執禮如葬母妃日葬之先日苦積陰及期忽解蓋誠孝所感每如此永安王榮澹合諸宗族以王孝行聞賜樹牌坊扁曰彰孝自是賢聲益藉藉善詩文凡有所感

寓輒行題詠蓋王之餘也七年十月王三十六歲册命嗣
楚王爵進封妃爲王妃八年準周禮請建五廟以奉先祭
器禮儀取式太廟天子遣行人致祭賢是舉也天子雅重
王寵賚特異十年頒少微資治通鑑大明會典諸書十一
年王妃周氏册命下及誥封田氏爲夫人十六年辛巳今
上繼統王表賀天子特書降禮致慰錫金襴錦幣甚厚十
月王以佐迎章聖皇太后勞復答書錫勞嘉靖元年壬午
册命長子長樂王顯榕爲世子及其妃吳氏是年王奏議
獻皇帝徽號禮荷溫旨嘉俞三年賜復稅課司五年三月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美

致書頒文獻通考一部十一月頒御製敬一箴一軸王刊
印編頒諸宗屬吏以對揚美意天子答書褒之六年頒獻
皇帝所製恩紀含春詩集七年頒明倫大典仍命王刊賜
世子郡王以編八年王遣官致祭顯陵及賀陵廟成九年
三月頒太學衍義八月頒宣宗皇帝述祖德詩附御製欽
和繼作以頒列聖之什共一册十年王圍丘禮成三月頒
聖母所製女訓王奉藩維謹凡歲有奏陳御書多致褒答
當世熙皞壽以千秋爲期福祿彌隆視今可知其後矣子
男三長爲世子次顯樟册命爲保康王次顯槐未封女一

鄖城郡王贊曰易有之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豈無謂歟故封王榮親緦食糾族聖王之愛也而維翰維城承帝之休以無斃非重有永肩也哉楚有國百五十年世篤志於茲爲甚可尚也已國家行葦深仁莫遠伊邇報德懋功何如哉敬天之威圖享厥終殆有卜於世引矣殆有卜於世引矣嘉靖十年歲次辛卯冬十月朔日立石

新建江夏縣記

郭正域

縣治舊在石字崗隋開皇中自塗口移焦度樓下唐貞觀徙府城南宋紹興又遷樓下元因之洪武九年改黃鵠山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記

七

西北喧閭湫隘莫利形家吏茲土者甫下車輒慨然請易而詘於力不果萬厯間葉侯來夙興宵寐丁酉春與諸大夫登樓望而嘆曰巖邑也首諸郡國而卑隘若此宜改作而新是圖有議藩邸廣阜倉者侯曰時方多事兩宮肇建三殿未興隴蜀議材楚民議力其何以堪諺遂寢冬十月居民火起城外颺馳二三里奄至城內縣治官廨堂皇庫獄俱盡諸大夫曰天意其維新乎於是侯謀諸父老諸父老曰惟清軍使者舊廨在鳳凰山麓高明鬱盤風氣攸萃清軍使者既格有堂有房有門有寢所省無算於是侯以

告御史趙公都御史某公暨藩臬大夫皆報可仍復易左右一二藩宗地計費一千一百二十有奇於時諸上官念縣藏靡措各捐贖鍰都御史李公二百御史趙公二百藩司馮公一百守道陳公巡道丁公下江防韓公各一百五十太守劉公二百侯復盡出餐錢佐之始於某年月日落成於某年月日門堂皆仍其舊其東曰清戎曰管餉曰撫民曰巡捕而獄又居東北維良曰良止也以止獄也西曰神祠維兌曰兌悅也以悅神也賓館於正東維寅曰以寅賓也門以外爲房以彰善惡以示功令曰以通衆也門以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三

內爲房以收賦課以便輸納曰以順民也堂左右爲六曹椽吏案牘房階下爲戒石房堂東爲二庫堂西爲案閣諸規制較前鉅麗而費不踰千金因則不勞節則不糜役成而民不知不復舊江夏矣三代之制百里爲同總名曰縣以獎王室以協風俗縣之爲義其解曰絃曰元絃以施繩不柱元以元靜徭役同以比合衆心以今視古官則爲宰地則公侯百里之內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政事之堂奈何樸棷也侯蒞政且五年與民休息會西方未寧曠使又至繭絲且盡數倍曩昔民未息肩天啟其會維新斯邑改邑

而後風雨以時水旱不警天其默相地其効靈矣昔蔡子居爲中書且遷去令左右修葺解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賢者之用心無窮如此此役也一勞永寧可詔來世矣百里之內士民老幼瞻望斯堂如觀春臺矣君子攸寧求民之莫此維與宅矣

武昌府新修江岸記

郭正域

武昌枕江而城江漢諸水由岷嶓建瓴而下沿塗口折爲龍床磯湍悍迴環不數十里與漢水合新洲翼而迎之黃鵠大別對峙受二瀆之衝江自東南來沙羨當之漢自西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三九

來鵠山以下當之陳公澹而下勢稍東洲愈逼愈怒直瀉西江其內爲趙鼉磯鑄汲水中東南諸湖水出而灌江江轉於城下城中醞二渠以洩積潦江得漢水而益寬黃鵠磯巖石斗絕水週環洄激岸土疏惡沉沙濺沫性不堅剛江裴徊於吾邑凡數折而不欲遽去蓋洲與漢泊湊之沿江而岸殆難以畚鍤之力與陽侯馮彝爭於汪洋之際也宋政和間州守陳邦光爲長堤都統別廊東爲湖心堤紹興間役大軍築萬金堤建壓江亭今堤半在城內居民棲止其上爲閭閻矣所謂萬金堤者半圯半沒太守張公下

車問民所疾苦父老以江岸對太守請於汾陽直指史公發贖緩五千金太守巡行其上凡幾寒暑與諸父老約曰岸址不高則易沒岸基不廣則易頽有岸者新之無岸者興之其可乎因遣官視之自下壇至閱兵樓故無岸閱兵樓至接官署岸半圯中閘口抵觀音閣水嚙城址往來通衢岸圯至青龍巷岸半圯夏口驛而上迤邐而南又南抵王惠橋故無岸計費五千有奇於是御史史公報曰太守精覈不羣早爲之嗣是巡撫張公直指金壇史公藩司楊公張公臬司董公俱報可公謂諸瀕水而與水習者便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三

於因仍難與更始彼水去則蜂蟻聚水來則鳥獸散耳數武之地莫肯棄也數椽之屋莫肯撤也吾何所施土功垂永久吾今奪其所暫不便而與以久安寧因檄視舊堤起南浦盡郡城北址因石於繁昌因楫於舟師因民所苦陸沉於均堂而爭峙於水滸者增卑培薄踰年而江復漲爲輟役者再三歲始克有成緒凡費金錢五千有奇居人始相與聚族而歌且儻曰今而後庶不墊於濫汗爲風波之民也語曰利不再不改法故黎民所懼天下宴如也以瀕水之民師水之智以五千金之費奠百萬戶之居以三時

之勤貽千萬世之利豈僅僅歲月胼胝計哉余因悉所以利害以準湛壁下捷之績如漢河內誦史公者以副輿論故詳志其事公名以謙字本厚別號益吾洛陽人是役也勘視爲同知金精器通判劉起龍照磨李學臣護衛唐仲和督工爲經歷丁自新知事胡元紹縣丞向兆麟主簿王萬春吳瑞隆典史曾文光晏起龍巡檢胡遇春

武昌府新脩將臺驛記

郭正域

會城高冠山下東郭大達舊驛僻在其北菜畦中而絕四鄰人跡罕到盜賊時警驛吏不敢居無論旅人矣太守洛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三

陽張公來治郡靡廢不理靡好不剔見驛址頽圯戊申水漲堂廡盡沒乃遷賓陽門外屬府藏空虛無以舉贏公廉得驛官多缺額有日給茗菓銀若干爲脩驛費由是將臺鳳山咸寧富池石頭夏口諸驛各以聞又興國州馬價通城縣倉廩地價各以聞因使某官董其事以戊申八月始事以某年某月落成因地於城闈因材於舊邸因費於缺官前爲門樓一爲儀門三爲大堂三間高二丈寬倍二之一左右翼各三間後堂三間高廣如前堂左爲馬祖祠右爲土神祠各有翼室又監房三間費不過七十金有奇夫

省會之區輶軒之使擊轂摩肩視他爲繁往者客至或就民廬或寄梵宇無所問主人其何以柔遠人示四方周禮野廬氏掌達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橐之有相翔者則誅之遺人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環人授館小行人郊勞懷方治舍象胥相禮帝王之於賓亦何詳盡也漢之郡國邸亭齋夫不啻繁且夥矣晉文公崇大諸侯之館以興霸業後子產毀晉隸垣而知其衰豈曰道涂館舍爲不急之務哉夫瞻事展物皆禮也賓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三

至如歸不畏竊盜不患燥濕亦經國大事驛舍與公廨俱載在令甲將焉廢之非公精幹有心計任事無鉅細疇能辨此不佞因記之而旌君伐

嘉魚蒲圻咸寧江夏長堤記

熊廷弼

予嘗觀嘉魚老堤自馬鞍山至簾洲艾家墩蜿蜒百里古木蒼蒼雲連霧列蓋居然江上一長城也按誌始自宋政和以來唐均陳景成宜諸君接連剏置暨我朝正德年間吳清惠公以賑勘之役復疏請大修之集嘉蒲咸夏人民合力修築引江水由金口入湖以緩其勢而四邑賴焉自

正德至今又百餘年矣歲久衝齧所在潰決水自上流百道直下既猛甚而又自艾家墩至赤磯山四十餘里故無堤水復橫入與直下者合湊而四邑田土崇朝立盡廬舍人民漂蕩死徙至不可爲言嘉魚李公光祿向予輦感而言曰吾人其魚矣老堤未修新堤未續吾與子盍圖之奉書諸當事者爲四邑請命而是時嘉令葛侯目擊心傷復爲災民申議前後文書至十數上於是前中丞董公直指史公參藩陳公郡伯馬公咸欣然允發府庫三千餘金區分四邑長吏募夫併築時嘉咸江夏各次第訖工而會署

蒲篆者有派里甲之擾致生齟齬中丞梁公直指錢公彭公方伯劉公憲臬王公張公郡伯黃公特檄江夏徐侯往勸以受水之均而衆議之不容違始獲卒業而四十餘里之新堤於是乎告成功矣光祿又與予計曰老堤當首衝而潰者弗塞卑者弗高薄者弗厚雖新堤庸有濟乎復爲言之徐葛兩侯轉請於前諸當事者再發帑三千金專屬葛侯修補葢或協築或專修皆所以遵向來成例也自新舊堤全而蜀水自西瀟湘之水自南岳澧辰常之水自西南來者至魚山皆弭伏順衍而下不敢一窺湖而四邑一

且汚萊盡闢流移盡復廬居盡葺桑麻樹蓄盡布滿中野而無復向時昏墊沉溺之虞公私適負之患其於民食國賦豈曰小補之哉光祿屬予爲記曰諸公之德意邑長之勤勞役民之成例後來之勸規皆於是在予不可以無言予謝不敏則屢以讓公而頃者公作古人矣傷哉於是略次其事之本末而申之以兩言曰凡爲地方舉事者爲民之念要真而同事之心貴一真則饑溺困已而勞費嫌怨之不辭此長民者事也一則秦越共濟而彼此異同之弗立此吾四邑之爲士民者事也誠如是則四邑長有此堤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十四

四邑之民長受此堤之利雖千百世存可矣董公名漢儒開州人梁公名見孟安肅人史公名記事渭南人錢公名春武進人彭公名宗孟海鹽人陳公名采清苑人劉公名之龍富順人王公名一禎清陽人馬公名人龍太湖人張公名維樞晉江人黃公名景星莆田人徐侯名日久西安人葛侯名中選河南人咸寧令徐侯名可大安化人葛侯在任五年強半居宿堤上祁寒暑雨備諸勞苦不具述云

長堤碑記

游士任

葛侯竣長堤之役遷南廷尉評以去熊直指業爲石上言

記徐葛兩侯舉事之始未侯可千秋矣游子假歸父老復
礮石索言於鶴樓者再游子曰予不文曷敢爲片石辱卽
有言亦不出直指意耳父老曰吾君一片熱腸向與直指
合姑言所已言亦言所未言可乎游子喟然曰夫舊堤始
唐均次成宣次姜溥又次劉元相而吳清惠亦經疏請載
邑誌新堤始馮公應京議焉而未竟載縣牒予請勿言獨
憶丁戊間予以一孝廉率三邑父老灑泣而言堤事郡伯
張公折節以從而蒲邑某侯足不窺江岸一步輒沮予議
時熊直指在遼李光祿在燕安得有心人出片言相佐者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五

亦此堤機緣未到耳無何堤決四邑之田廬蕩然旄倪之
啼號沸然予憾不能爲斯民請也歲庚戌游子成進士葛
侯除嘉令遂與李光祿觴使君者三刺刺言四邑堤不去
口而尤願以新堤爲侯新政冠不趨兄關弓弟泣道也侯
顧之甫下車他政未遑也遂東西盼而遠近視以爲荒度
計蓋大江自岷山來領黔瀘諸水出峽而東走而沅瀘辰
澧諸水又大會於岳陽下至赤鼻迺始就衙勒又下過魚
山則江嘉蒲咸之山三面週遭而西缺其一面以受江大
約山如弓而堤當其缺如絃然堤之形一而堤之則四又

辟之人身然馬鞍山上下若頰若頰三角鋪下若咽喉巡司以西若脊脊獲口以北若尻向之堤始馬鞍山止夾口至獲口以北不堤卽吳清惠之疏不及焉是頰咽脊俱全而無尻也不免捍七而缺三創而長焉起獲口至赤磯如馮公應京議而其尻廼全是爲捍九而缺一虛其一於金口水至口則若建旣然不返顧矣其剩流從口入湖而上焉其勢殺比滿而溢則江已就落不復以四十里爲品而朝茹夕滿也葛侯既有成算一一條諸牒以力請焉當事可其議江咸無間言而蒲稍不如約如丁戌間故事於時熊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三

直指李光祿慷慨陳說於諸當事手腕幾脫而余亦向備兵張公郡伯馬公司理唐公孫公披瀝滿紙焉當事益蒿目是以有勘堤之役檄江夏徐侯以往至則爲之別疆域分山澤核里數酌丈尺一以受害多少爲準而其議始定當事訖然捐三千金以創新屬四邑分築而堤之尻續矣旣又捐三千金以增舊屬嘉邑專修而堤之頰若咽若脊亦無弗固矣明年江泛沒堤之半予猶官茗上或走告予曰堤以外水高丈許堤以內黍稷油然桑麻蔚然向時蕩析之區今盡樂土其魚之人今盡擊壤國賦亦從此不逋矣

游子手額曰卓矣兩侯明德遠矣歸而疾走堤上徘徊四顧則見江若白龍堤如青蜺周旋翼蔽與三面山共成四塞四邑將世世賴之卽史起西門豹寧多遜焉是役也問之里江六十三患水者三十四蒲三十患水者八咸十六患水者八嘉十二患水者七問之堤江之丈以千者二蒲咸之丈以千者各一嘉之丈以千者亦一有奇費如前問之當事則中丞董公梁公直指史公錢公彭公方伯劉公參藩陳公憲臬王公張公郡伯馬公黃公司理唐公孫公視堤則別駕李公若某名某地多載熊直指記中無庸再也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三七

第拜手作誦誦曰春秋元命幕天包地五行始水瓠子一決壁沉薪負厥患不已澶淵之役子瞻廬城誓與俱死賦被黃樓載歌載詠有涕如泚艱哉使君瓢則百輿全乃致毀使君致詞吏民欲殺何如史起卓矣徐侯共建非常狂流克砥三年告成迺黍迺禾被我江汜徹彼桑土迨天未雨敢告多士

鼎建古鸚鵡寺碑記

郭正域

按地志武昌城南鸚鵡洲傍爲禰衡故宅居人憐之以爲寺焉則寺以鸚鵡名蓋自漢魏時往余爲童子時嬉戲往

來雩壇前見空地數十畝問之故老曰此古鸚鵡寺也居人不敢居蓋數數見金甲伽藍神人既予自京師三年來則歛縣吳善男子鮑君應鳳與其徒爲崇精舍其中而比邱明果如方主之未及闢地有光如連珠自西來夜盡方沒空中若有異香不散又掘地得古佛像瓶盂之類于垣之日夢大士以手東指曰是下多瓦可砌也掘之果然斯神應哉又武昌學宮中有鐘鐺鸚鵡寺字蓋宣德年間物亦爲易而請之予友閩僧勉公幻麓法中之龍象也時自蘄水來屬余紀其事夫以衡之才緣賦鸚鵡見而洲之盛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三

又緣衡賦鸚鵡見今寺又以鸚鵡名迺衡卒累於才而洲亦淪沒於江至今不可踪跡獨此寺經千百年煨燼之後尙有莊嚴而祇事之者迺知文章伎倆皆幻心也山河大地盡迷妄也顧幻而不幻妄而不妄者將安在乎然則人之才不才鳥之言不言洲之沒不沒寺之毀不毀其孰爲幻乎孰非幻乎孰爲妄乎孰非妄乎然則居人之震懼而不敢侵與今日應鳳鮑君輩之莊嚴而贊嘆之者雖歷億萬恒河沙劫而不壞可也吾尤恨衡不聞佛法耳何至呶呶犯綺語戒持我慢心而與物構乎彼授僧記而轉童身

授心經而歸故山者非此鸚鵡也耶彼分身大悲之前與善才龍女若皈依而聽法者乃知鸚鵡慧鳥真含佛性也含佛性聞佛法則宜與寺而俱名也而應鳳鮑君捐重糶而種福田宜并書之

仙棗亭記

郭正域

舊志載武昌黃鵠故有棗數株千餘年不實一日結實大如瓜太守以小吏往竊食之卽曰仙去後人遂亭焉嗚呼棗爲小吏出耶吏以棗仙何耶棗何物吏何緣耶顯項時關河有紫桂成林其實如棗食之後天而老周穆王時西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三九

王母進陰黑棗與甜雪素運冰桃碧藕尹喜共老子西遊省太真食玉文之棗實如瓶西王母嶂嶸山細棗獻漢武萬年一時竿之膏可然燈河中蘇氏女食無核棗不食五穀五十如處女寧卽此棗乎亭去黃鶴樓僅百餘步樓下黃鶴磯人言有呂仙賣桃跡嶺上之棗卽磯前之桃邪夫鵠之於鶴爲一類則樓當以磯得名是黃鶴黃鵠訛也而黃鶴故事或曰王子安或曰費禕今人乃盡歸之呂仙夫鶴樓以崔詩顯崔開元人而呂仙以鱗德得道崔詩以昔人之稱又鶴山下有費禕洞則跨鶴客爲費禕無疑而山

下又有呂公磯或曰禹公磯訛也今時談仙跡惟呂公最著而呂仙石亭創自元人碑文出宋名望手載史丞暨禿滿夫人事甚奇又復有題詩呂字之說則歸之呂仙不爲無據豈江漢之區山水靈異而此磯此樓此亭此桃此棗眞因時爲往來而博弄邪詎知乘黃鶴而去者不復乘鶴而來乎又詎知賣桃者非卽種桃者乎亭廢且百餘年萬厯戊子土人復以請於諸司卽故址石亭前重建一亭凡八楹周以綺疏大江自南來千里而折憑欄而望萬瓦皆伏令人有超八瀛而啖靈苗之想亭四圍故多老棗前一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四

株修鱗古幹半榮半枯以爲仙靈所種嗚呼寧復有實大如瓜者乎是皆宇宙神奇事不可使磨滅也是爲記

武昌府學重修記

李東陽

武昌舊有學在府治東南北直布政司蓋自宋慶歷建學時已有之而重建於國朝正統間久寢頽敝今天子嗣位之初湖廣左布政使張公公實蒞政於茲間以月朔皆藩臬諸公謁廟至學感而言曰夫學舍至此吾輩之責也謀於巡撫都御史鄭公巡按御史史公請新之乃發官帑得贏貲若干兩曰此足吾用藉民之有力者若干輩曰此任

吾役又簡其官屬之賢者數人曰此辨吾事刻日就役撤明倫堂之舊而新之爲間五其崇三丈直前爲棹楔題曰禮義其後建小臺名曰望魯臺後爲一堂名曰仰高堂左右四齋爲間皆三而兩翼各增其一東齋之後廣學官之廨曰履素西齋之後爲齋沐之所曰精白又西爲會饌之堂又西爲號房房八聯以間計者百四十惟孔子廟規制宏偉不敢輕議興革乃節其垣楹增堂之高數寸前有池楯其四旁又前有戟門爲扉六其東爲神厨西爲神庫又於大門之外爲堂曰聚德又南爲方橋三中爲神道左右

爲通衢經始於宏治己酉之冬暨庚戌之秋而成其始則材石山積工徒魚貫旁午交錯莫知所定旣其成也金碧綵堊峭巖絢爛離立交映蔚爲巨觀者殆不知其繇致也昔者聖人作宮室以爲民用其利甚溥有闕庭而後可以朝會有宗廟而後可以祭饗有廨署而後可以行政令有學校而後可以爲教誨肄習之地是故道法兼用本末具舉苟二者不得兼焉與其藻飾以爲重憑藉以爲華而不得其實曾不如芽茨土堦者固足以朝諸侯除壤掃地者固可以奉鬼神棠陰之蔭可以聽訟綿葛之區可以議禮

而奚必以宮室爲哉學之爲政實兼廟祀廡舍而有之所
繫甚重而政之廢亦莫此若者蓋非特業習之荒落乃并
其居而忽焉以爲政不在是嗚呼是豈知政者哉湖廣大
藩武昌首郡國家漸涵教育之澤餘百斯年軌文章綬之
盛不待北學於中國而孔子之道明是其學政所繫不亦
有徵而可使弗繼乎哉張公以春秋舉進士績學翰林歷
著聲跡今日之舉足徵所尙而吾藩諸賢大夫實左右之
良有司又奉而成之先於聖天子維新之化不爲無助矣
凡學之爲師爲弟子者居其室蓋思盡其業睹人之功益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記

三

亦思所以稱其志哉始是役者江夏知縣魏宏武昌府指
揮劉能義李寅而終之者知府旨君政也訓道梅某輩及
其諸生致書京師請予言以紀其成故書之

湖廣巡撫都察院記

汪道昆

古者天子使其大夫爲監監於方伯之國今巡撫是也高
皇帝疆理天下分割而置三司歲遣御史按部中修慶讓
而已脫有不治則特命臺省大臣一人行假以便宜事舉
反命其後三司柄事日削多擁格而無所受成於是諸重
地建撫臣都御史遞出矣楚列郡十五二州附焉境內分

王諸侯王開國相望先帝湯沐在楚視都邑同兼以保界
三苗比隣百粵江漢當四瀆之半九谿七澤囊括其中雲
夢洞庭故爲盜藪要以輯和鎮靜宜莫如楚難何以故地
重故也都御史出鎮都會治武昌故居背澤面山獨坐湫
隘居者率憚改作迄於今相仍上四年冬粵西張公自南
贛至謀諸方伯監司連帥若守吏改卜鳳凰山之陽負郊
壇抱陂水西出睥睨則大別捍江流而東東則泮宮又東
則澤宮修文之象也乃命有司拓地程物鳩工辨材命筦
庫出公帑五百金民悉無所預予居西楚聞且興工人言

張公未及下車不憚征發以從大役藉第令得楚楚其皆
信張公乎且也楚今無年非時矣予聞唐虞茅土而治夏
后氏卑里承之乃若斯干闕宮周人不以其故貶美三閭
憂楚直將蚡冒以啟君心至其修辭凡在居室靡不潤澤
鄮侯以儉師後世未央之役將令無以加焉彼其有胷無
心難與語此矣當世之蠱者二其一陵替其一因循兩端
相乘不勝其敝蓋自直道亡而忌諱衆善仕者務姑息以
市人心利害較然朝不及夕彼猶逡巡卻步幸須臾無及
於其身卽有不支事倍功半則它人任之矣將以省費適

以滋費將以休民適以罷民此因循之弊也抑或黷名器
削廉隅可畏非民赫赫向有久之波流頽靡莫爲之坊及
其滔滔何所不至甚則履加於首城覆之隍此陵替之弊
也在禮君子以禮坊民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
禮當周之季其民若在倒懸白圭許行倡議以紓民之急
孟子惡其倍禮叔向謀齊唯禮可以定國有以也楚故秉
禮之國周南之遺風在焉比年地利不饒農事不治無論
齊民編戶卽公家無所芬華儉可知矣在昔嘉靖幸郢封
鄖緹騎金貂相屬於道部中百執事咸在率務貶損以明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四

有尊衆庶幸自托於帝鄉睨之久矣卽惠文元武視若弁
髦夫以纖儉之民因之以無方之俗猥云從頌難與慮終
往予二過夏門日攝開府列郡於此乎觀禮湫隘之謂何
楚未息肩卒不遑暇張公故以直言顯則所謂骨鯁之臣
負俗獨行非疆有力宜不及此予方有事卽署其費不能
百金乃予心猶或兢兢此予不及張公明矣居數月則予
自郢代張公旣入武昌張公業已出境有司奉張公之畫
不旬月而告成公於是直指使帥方伯監司連帥若郡大
夫逆予以長至入則自故居除道西圍梁陂而屬於應門

門外可容旅士千人車徒百乘方軌四出列柏周藩望其門軒鉅也廊如也是以布法人門而歷馳道登露臺廉遠堂尚虛明爽塏堂下右陳朱轂左列鞞臺升其堂翼如也窪如也森如也灑如也足以觀民堂後疏戶以居豁如也足以咨諏其後爲燕夏爲燕寢矣如也耽如也足以退息最後爲樓居四望山川城廓奕奕如也泱泱如也言言如也足以省方而攷俗室東爲石蘭室西爲陽春園草木叢生林林如也足以供宴游壯哉居乎孰任其勞孰享其佚不暫勞者不永遠其謂是與夫官舍不啻籬廬當張公決

筭豈固欲長子孫邪弊則掃而更之且與來者更始親於其身首事卒以待所不知者何人推是心也爲而不宰有而不居皆是物也予茲得代無能率張公之舊以新吾民觀河洛而思禹功則俟後之君子其必修禮以使民極使知嚮方若在岐豐矢文德以洽四國則是天授張公以重楚而又藉手於後之君子以重張公卽予不數以贅疣居其間不爲病矣方伯監司連帥若郡大夫請紀是言以告來者遂勒石臺門之東

御史翼城史公按楚飭百度惠四民除強熾興廢墜楚吏士奉若神明明年大浸城盡圯保安望山平湖漢陽武勝五門俱塞土武勝一門艤舟其下金沙洲幾十萬戶水沒屋門以外舟行於市城內半爲波濤史公曰滔滔者如吾民何水至以城爲堤水去緣城築堤害在水功在堤吾所屬贖緩無所用之今歲築明年壞何利之有一勞永逸是在良二千石武昌守留心民瘼民溺已溺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其相與底績以所屬能吏與居民相之沿江諸門何始何止有岸者何狀無岸者何所高幾丈闊幾尺用木石

幾何金錢幾何何以無壞宜用何人其物歛諸田畝勿勞小民毋用匪人無滋糜費往予以火災踰洲渡橋輿梁病涉其悉以對於是太守張公奏記曰江自下壇抵望山門有岸者培而廣之無岸者起而築之計費四千九百有奇取之府庫中子粒銀僅四百八十有奇夫欲修沙洲先悉水勢宜於白沙洲濬渠一道新淤高阜濬之使卑使斬水西然後議岸夫用石則無算用米用竹則有稽嘉魚有洲課銀江夏有學租銀應城安陸有子粒銀興國大冶有儒宮齋夫銀共約九百金有奇敢以請史公曰以上金錢俱

以供諸堤仍捐予贖銀五千金太守發之躬督之務爲千
百世計於是太守張公躬行江上無晝夜寒暑率諸吏士
勿怠勿糜躬諸畚鍤勿踈勿疲課諸工役勿苦勿亟於是
自王惠橋至閱兵樓長一千一百二十五丈高廣四丈有
奇自王惠橋至紅廟無岸凡幾千幾百丈高廣如之凡用
青紅石十萬有奇松椿一萬二千一百有奇松片二千一
百有奇俱錮鐵鈐之鐵凡千百觔有奇又鑄鐵牛四鎮之
夫宇內四瀆吾楚有其二而合流於武昌排蕩之勢爭雄
於芳洲兩岸相翼而吾郡獨受不可磯之怒誰能建非常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七

之功公之上世史起一鄴令耳一引漳水民歌之日終古
瀉鹵生稻梁孫叔敖以勺陂興楚吾里中故事唐河南尹
李適之以禁錢築上陽積翠月陂三大防水不爲患至於
天子刊石著功使永王書碑皇太子書額史公之功在萬
世宜郡民之俎豆與社稷並也公名學遷號武麟山西翼
城人張公名以謙字本厚別號益吾河南洛陽人於是太
守張公從百姓之請爲祠宇三間於夏口驛右而使正域
記之因系之歌曰江之永兮湯湯漢之廣兮洋洋枕此江
兮城隍障此江兮堤防公何來兮汾陽被繡衣兮神墊

我民兮棟梁長我邦兮稻梁孰左之兮武昌與朝夕兮皇
皇千萬世兮烝嘗

鄉賢祠記

董禮

古者朝廷舉賢之謂徵郡國薦賢之謂辟無其舉之莫或
薦也無其薦之莫或舉也明興聖天子崇儒重道求賢若
渴於洪武五年壬子遣御史大夫降詔於庭曰朕聞賢才
者治天下之本也念世經亂離賢才伏處山巔水濱之區
多隱逸焉朕恨不罄知也昔年康茂才薦江夏三賢人曰
曾泰辜臯張誠高臥靈泉恥食元祿志節可嘉朕書於幃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記

四

間歷今春秋數載想其人皆皓首矣汝御史張育載厚幣
以聘務令安車就道來遊於廷如果才堪重任社稷之休
蒼生之福也朕將虛左以待由此觀之聖天子求賢如此
其殷也賢士抱負如此其偉也天下文明之道光也用是
敬書於庭以對揚我天子之休焉

邑南堤橋記

熊廷弼

張公渡橋堤與高嶺北至長虹橋堤皆向者所謂路堤而
同江堤並請者也長虹橋有新堤邑侯徐君魯人記之詳
矣然合江堤路堤而並序之管工耆老王勝遠復專爲路

堤鑄石以紀其事而請序於予予惟邑南爲各省通衢自長虹橋而南六十里爲紙坊再六十里爲山陂驛此徑路也然中多水淀一年之間半在風濤自邑東爲將臺驛循山而南百里爲東湖驛又九十里始達山陂驛則大路也驛遞舖舍皆在此然道迂站遠每官使往來夫馬累死暍死者甚夥水退暫促紙坊應遞而水至又歸去甚不便湯孫湖雖徑止四十里而各湖水橫衝其腋不風而浪歲溺舟恒數十百人至守候需索諸苦不待予言少時曾同先人中流幾不濟先人曰汝得志當爲此坊造一堤故除茲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四

患乎先時張公渡有堤百丈許業圯甚自高嶺北至長虹橋無堤者老常以爲言而卒無任其事者及予通籍每念先人言未敢忘而馳驅上谷山海間且十餘年未遑也辛亥秋自遼還謀之司李唐公文季公唯唯無何公角黃州稅得羨五千餘金請於當事者爲堤費正議興舉間而公以憂去予亦以勘歸事遂寢前羨且以他務費過半而所存者僅二千五百有奇耳予聞而嘆曰司李刑官也自獄訟而外地方一切興舉自有王者可謝不問乃因予一言苦心設處若此今不爲堤用而爲他用以沒公德意於烏

有予負公矣今緣四縣堤竣復有江堤路堤之議而以張公渡橋堤謀於徐君請動前項以勸公惠其不足者則請府折奏之直指錢公澹菴於是丈地定區簡衆分任近民趨事遠人赴工旬日之間雲集響應一年而堤成兩年而橋成改舊驛於紙坊置新館於中達沿途砌石咸成街衢樹柳植蘆懷風蔭日行者絡繹晝夜不絕旣無復向時患苦而且茶坊酒肆次第臚列僧房客舍遠近相望市子販兒爭趨日中新米百物交鋪道左挈子攜妻擔負而來傍堤而處三五相依什伯成聚日增月集作我附庸而一時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記

五

魚鱉之區頓化而爲康衢輿壤之域矣予每憇馬緣楊之下而望行旅蟻集冠蓋雲從鷄犬千家烟一帶瞻佳氣於盈眸聽誦聲之克享如行鏡裏如閱畫閣如聞梵響欣然應接而忘中路之疲也自惟始願不過改迂就捷易水爲陸聽公私之便節夫馬之勞免風波之厄而公以爲地方予亦聊成先志示爾而豈意風景物華河山城郭頓爾改觀而增重一至此哉輒展然一笑揮毫以付石氏

寶峯寺義田誌

何 烱

楚地多名山大川而間氣所聚恒鍾爲異人靈泉一山已

見昔年衣冠人物之盛矣而今也名賢不再風流歇絕价也僻處湖山抱琴書以自娛恨良友之無多抑又自悲矣豐山鄒子維魯李子仲文張子廷學皆博學能文故名家子也余忝莫逆連燈于寶峯寺者數年時春月明輝忽見野燐如炬化爲白虹冷然寒氣之逼人也不疑其爲光怪也而詫之鄒子曰此王將軍飛身之處唐人修祠以祀之余益疑焉鄒子曰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又何必疑哉聞乾道初才人李沉構書齋于祠左啟南牕以舒嘯開東戶以吞湖故至今傳爲沉子海云五代季火於兵王氏子孫掘

并得石碑上鐫寶峯山齋宋初李公宗孟大建廟宇題爲寶峯寺因其舊也元末沈公諱如筠置義田四十石于寺中以助寒士明洪武初指揮使李賢聚屯谷數千石于涓公嘴以給旱潦此吾鄉之仁人義士堪傳不朽予聞其事壯而誌之非誌寺誌義也

重修武昌府儒學碑記

蔣永修

嘗觀都會之地教化之本也畿甸無論已外如長安汴都建業武林及楚鄂州諸首都其土習文治必爲屬郡邑所不及雖下邑絃誦多可哀採亦間且申歇必不如省會都

人士數百年不衰蓋節鉞監司治化之親近賢士大夫舟車之往來經史諸子之書所聚會而道德仁義之徒挾鈴鐸訪遺逸者必先至其地以察風氣之聚散觀文物之翕闡故所見者大所通者遠所聚者散殊合上下四方之氣象精神以成其學此豈山陬海澨之國所能較彬彬雅論明備哉今獨於武郡有傷焉余順治初宰應山嘗來此間見其風流都雅辭章鬱勃尚氣節而重禮義足不愧邑宗余意三四十年後當必有遠如費禕孟宗李文達焉當世近如郭明龍吳磊石賀對揚熊芝之岡張楚軍者余去且十年

楚之官於京者日寥寥劍佩窮山小邑不若也余訝曰是誣我已余歷豫章暨於再起又且十年輒有問輒所答如前丁巳余奉命督全楚學政比至楚詰朝進謁文廟俱頽頽剝落瓦礫荆榛殊深愴感余始悟茲人文之所由衰也三代之下其所以維繫人倫隄防名教者恃有孔子耳無孔子則必無君臣父子則必無兄弟朋友夫人心善因彼以爲善聖人之居荒涼若是是褻聖道也聖道可褻亦何所不至因之爲渙散因之爲攘奪因之爲背叛而欲使人讀聖人之書學聖人之文彬彬乎其可觀者我知其無是理也

故雖治化之跡具在賢士大夫經史諸子道德仁義之徒
去來其間者亦未嘗絕而入則無聖道之歸以爲感發而
徵驗夫日納於聖人之門以教人而尙有不從乃繫屬之
地未聳觀瞻徒藉此陳跡泛涉以望人之奮興者則斷斷
乎必無之事也余於是惻然憂惕然懼以創葺爲已任因
請於前撫憲張公並告方伯徐公及同人諸君子皆幸曲
爲措置共勩是事所愧余線才綿力百計經營未能獨就
日爲中道之呼加以軍供旁午匠石支離展轉二三年閒
日冀月月冀歲未易竣厥事也今幸聖靈在天又值今撫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五

憲王公庚申秋仲榮戟初臨鼓舞整葺踵事增麗櫺星泮
水易腐滌汚聿觀厥成余心少慰然而未也當筮簣久曠
之時其沉淪已甚天機真性未能驟發况都會之間易爲
興感亦易爲汨沒彼且視治化之跡及賢士大夫經史諸
子道德仁義之徒以爲尋常而紛華靡麗又非外郡可比
則日侵而月蝕之雖寢食宮牆恐無補也噫余所司何事
而抱此無窮之憂乎因語司鐸王子石子曰我輩旣身任
師表務寔心實意知天地間惟此一事而此一事在我彼
胡安定者獨非人傑乎哉其教蘇湖也當時卽取爲國學

法人至今稱之亦以其所爲者乃天地間第一事豈獨至今稱之雖萬世稱之也今獨不能爲安定乎意惟計生徒之多寡以廣學會量室廬之遠近以爲期會分文行之科比才智之等程騎射筭數之能各有所領如院長然各有所分如科房然課藝有期設備有時給假有規其最優者列聞當事不率者夏楚勿惜凜凜不可犯循循不可亂則教之興也至於五經書史類而通之漢魏八家廣以設之而又考居家之淑慝察涉世之正僞省退處之隱微行之三四年間則學之成也目今撫憲以教化爲己任藩臬諸公皆勤勤於風土自爲條設廩餼時加獎藉且推行各郡田以上其事於

朝廷其必然者也余用是諄諄其有不盡言者則亦推行其不得已者爾王子欽命石子永年因而勒諸石

重修武昌岳忠武王廟碑記

岳宏譽

宋紹興中王之第三子纘忠侯霖自九江徙居宜興之唐門後子孫遂家焉余小子宏譽爲王之二十世孫也明崇禎間譽之伯父副使公虞巒會守武林

國朝順治年譽之仲父鈺部公鍾淑起家仁和令皆得以王

孫而王王祭湖濱鷺嶺徘徊俎豆拂拭松楸似有宿緣不可強也宏譽今者承之視楚學使楚固王之舊封地王勲烈徧天壤而功德尤著於楚削平襄漢制置荆湖黃梅以東洞庭以南靡不顯威名而被膏澤前後食邑亦皆在楚迨金陀論定籲寃請卹勅建王廟於鄂世奉蒸嘗載在祀典乃益信王之精誠感召靈爽式憑貫與楚相終始云廟始於宋乾道六年本在忠孝門內孝子孟宗同祀門名忠孝以此明正德十四年方伯周公季鳳改建大東門外先時將臺驛址殿廡門樓寬廣高聳前抵通衢屏牆大書精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五

忠報國四字後踞高墩左抵雷祖殿右抵洗馬池大學士楊廷和有記萬歷八年楚撫李公禎檄黃梅後裔承祖來省奉祀又於賓陽門內置祠並祭田若干畝給承祖衣巾復春秋祭典額設祭價香火銀兩在江邑正供支辦全書郡誌班班可考自兵燹之後祠廟日圯基地混入民間至國朝康熙十一年王孫岳凌霄上控大中丞飭守令核查祠廟基址田畝漸次清復碑記煌煌以迄如今則徐公張公石公諸撫軍力也顧廟址雖存而榱桷未煥僧人無我僅樹一椽以蔽神像宏譽至楚瞻拜之下不禁悽愴會凌霄

備列祠廟興廢原委呈閱爲憮然久之因思王之神威所
過策馬所經自大梁而南至於吳楚莫不巍峩廟貌豐潔
享祀以展崇德報功之意而王實開國於鄂緬溯前徽以
惶以悚若不思所以新之不特貽恫我先王且有忝於伯
父仲父之得致敬於西冷也於是請於制府吳公撫軍年
公暨方伯觀察文武諸公咸稱善舉捐金各有差宏譽亦
竭力解俸以襄不逮諏吉於丙子孟夏興工擇耆老忠寔
者楊啓明等經理一載以來雖未敢云遍觀厥成門殿堂
廡寢樓垣牖亦大畧粗備矣計木石等項工值若干各捐
資若干例得備書於碑陰謹記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記

五

蒲蘄廟碑記

徐惺

普提大王神姓何諱萬春祖籍江右遷居蕪水因家焉貞
觀末兵燹頻仍疫癘爲災神廣積陰功以救民壽九十餘
逝有二載值王師對壘常現像空中把青旗往來撲救遂
獲凱旋事聞勅封獲國救民普提大王建廟於會城譙樓
之西

程氏請入忠義孝弟祠碑記

汪知松

江夏學宮內舊有忠義孝弟祠

江夏縣學宮忠義孝弟祠碑記

章學誠會稽

江夏縣學宮舊有劉孝子祠建自雍正年祀縣孝子劉君定遠歲久蕪廢間架僅存讀壁閒石刻孝子蓋善事嗣母嘗割股愈母疾母卒廬墓三年被

旌而得祀於學者也乾隆壬子縣附貢生程生雲炳輸田若干石於官請爲科舉之士具宿春糧已又輸若干石供府書院生徒膏火又若干石爲學宮歲修土木之需一時當道鉅公嘉雲炳任卹好義臚狀請旌雲炳退然不自居曰此先人夙志雲炳特奉行之耳按蕭檢討廣運所撰程君墓

江夏縣志

卷之三

藝文記

五

誌君諱聯槐候選布政司經歷好學篤行能務其大家門五世同居人無私財嘗以程族徙自徽州而江漢之間支屬繁衍獨任建祠造譜輯睦宗黨志不自爲溫飽其推而施者未竟其涯而中年逝世雲炳其長子也所謂奉行夙志蓋所自歟於時雲炳方增飾學舍師儒相與議曰雍正三年

詔天下府縣建忠義孝弟祠於黌舍所以表人倫也今學舍有雙孝祠祀漢黃香晉孟宗又有四賢祠祀明郭文毅賀文忠熊襄愍吳忠烈獨劉孝子爲專祠而無合祀忠義孝弟

未足以稱全備昭

功令也今以程君禱祀於列則義行與忠孝並得請

旌載在祀典豈不偉哉衆以爲然余適僑江夏承乏通志之役見邑宰據紳士呈請旌揚通詳

制軍因得悉其始末不禁喟然嘆曰忠義孝弟隨所遇而著其迹耳其人非有所別擇亦非有仿而爲是名也卽以劉孝子與程君論劉君嘗竭蹶營地以擴其先人所施義塚何嘗不尚行義而程君痛父母早逝每諱日孺慕終身不衰又何莫非孝子之行歟蓋敦行服古則其中肫然霽

江夏縣志

卷之三

藝文記

五

然必有其不容已者見於事親則孝見於推施則義忠臣事君悌弟恭兄易地皆然所謂得其本不待齊之於末者也若泥於其蹟而徒務於名且或謂忠義孝悌各有所長則愛人知人非得卜氏疏通仁知且相厄矣余旣違師儒之議又嘉雲炳能以孝成先人義也爲申明其指勒石於祠以曉來者

序部

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

唐李白

謝安四十臥白雲於東山桓公累徵爲蒼生而一起常與
支公遊賞貴而不移大人君子神冥契合正可乃爾僕與
倩公一面不忝古人言歸漢東使我心痲夫漢東之國聖
人所出神農之後季良爲大賢爾來寂寂無一物可紀有
唐中興始生紫陽先生先生六十而隱化若繼跡而起者
惟倩公焉蓄壯志而未就期老成於他日且能傾產重諾
好賢攻文卽惠休上人與江鮑往復各一時也僕平生述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序

作罄其章而授之思親遂行流涕惜別今聖朝已捨季布
當徵賈生開顏洗目一見白日冀相視而笑於新松之山
耶作小詩絕句以寫別意辭曰彼美漢東國川藏明月輝
寧知喪亂後更有一珠歸

鄂州何大夫創製夏亭詩序

符載

郡中寺曰頭陀名與碑竝登臨鍾萃大雲氣邑下配礫石
公政教旣備迺緣後殿出乎蒼莽之巔斬榛楛掘株枿煥
然成亭於是延賓介泊郡之士君子相與登之凌決濟駕
崢嶸壓夏口撐大別開井闈於砌下擁城闔於宇後倚檻

凝立連山積水悠渺無際固知公宏邁可以拔幽陋材智
可以陶品彙應用不測與造物者爲徒乎夫詩者比興而
詠志也凡我登覽盛美情傲無述豈文士之意乎况主人
唱首韻鏗金石得不搜思上承獻酬請咸繼大夫之後賦
六韻之作爾

黃鶴樓詩卷序

明方孝孺

奇偉絕特之觀固無與於人事然於其廢興可以知時之
治亂焉夫黃鶴樓以壯麗稱江湖間當天下盛時舟車旗
蓋之來遊考鐘鼓肆管絃燕會於其上者踵相接也元末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序

二

諸雄之相持武昌莽爲盜區屠殺戮至於雞犬求尺木
寸垣於頽城敗壘閒而不可得天下之亂極矣大統旣一
海內建親王鎮楚以其地爲國都旄頭屬車往來乎其
上者四時不絕盛世之美殆將稍稍復觀余恨不獲見之茲
焉觀其狀甚悉雲濤烟樹咫尺千里夏口漢陽蒼蒼如日
睫展卷而臥閱之恍然如乘扁舟出入洞庭彭蠡之上而
與李白崔灑輩同遊也今四方日就治平而江湖尤予所
願遊者他日苟或再登爲之賦詠以追蹤於古之作者或
者其始諸此乎

送彭萬里之江夏序

汪仲魯

王師西平江漢伐罪弔民義明勢張人心翕合是故一戰而殺其大將焚其巨艦再戰而俘其衆不可以數計三戰而殲其渠魁降其將卒數萬盡得其樓船古今大快靡逾於此夫殺主自立逆亂天常者人得而誅之國家申明春秋大義於天下江漢之民望風順服知者獻謀勇者効力抱才藝懷道德山林幽遠之士率皆振奮而願有爲於時也况其勇健有謀直言好善如吾彭萬里者哉萬里以萬戶侯從鎮同安職守招懷屢建勳績向之三戰皆豫焉茲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序

三

再往江夏且視予疾以別予觀國家盛事絕古今多士雲集而予則病廢甚不能振拔有爲獨壯萬里之行也執其手而語之曰王師方拯民於水火之中俘獲者盡釋不殺夫義之著所以勝敵也仁之孚所以安民也敵勝而民安以定天下不難也大丈夫樹勲名於不朽殆不違斯言也夫

江夏縣田賦志序

郭正域

江夏贏邑也田不滿八千戶僅逾一萬而當省會衝往闕之先大夫言德靖而前公家之費倚辦里甲有田之家計

畝輸直謂之日生算田而直日積日而應役上官猝至若僕馬長短若廩餼牢醴若牀褥帷幔若朱墨筆楮若屏障薪火若燈燭葦席盡取及直日之家其藩臬大夫猝至數十金之產立盡其兩臺制使猝至各郡邑守相麇集奔謁諸費不貲數百金之產立盡而胥吏又因緣爲姦轉移其間有力者移之而過期無力者移之而應期贏瘠之戶應時而稿一時小民視田土爲厲階故田直賤甚不一二金而博數畝卽世業之家捐以與人人不敢售也自御史唐公革日生爲官買計一歲所需若干第括金錢入庫公家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序

四

之費取辦有司而民不知後御史陳公踵而行之於是畝畝有樂生之心一時田價騰踊十倍曩昔數十餘年而化爲樂土故民間無里甲之擾則唐公之爲也往歲條編之法盡行江以南而吾邑猶十歲而輸甲五歲而輸徭蓋小民徒偷九年四年之逸而不計十年五年之勞憊不可支也往歲都御史劉公亦慨然議行而有司因循歲月自郡首劉公邑侯莫公始力成其議法初行而言便者五言不便者五行逾年而言便者八九又逾年而人人稱便矣故邑中無約徭里甲之累則劉公與莫公之爲也先嘉靖時景

府請邑中田地四千六百餘頃租銀二萬五百餘兩徵收
耗銀且十之三四中使猝至鎖械士民號泣道路激生他
變臺使議以全省鈔銀暨長寶二府商稅抵去一萬二千
八百八十有奇而吾邑納景府尚贏七千六百有奇小民
猶然苦之逃匿四方都御史方某又議以吾邑解司祿俸
取償通省抵出田糧輸納景府稍寬人力議未上景王薨
萬歷十七年潞府復請景府額田邑中父老聞之色變會
韓公孫公至乃集邑中縉紳父老議曰夫邑田不滿萬而
潞邸請去四千則無邑矣彼有此土則有此民而吾邑無

民矣無邑無民則無官矣遂與院司諸公議合力以請於
上官曰上所爲親親意食租衣稅耳請潞府勿得以申官
收租稅縣官代爲之徵收便會議不果乃復搜故牒躬詣
九湖水涯祇得田五百九十餘頃地四百二十餘頃塘五
十頃有奇山二十二頃有奇共租銀一千五百七十三兩
曰潞府所有止此耳彼所請盡湖田而連年滄沒蕩盡安
得彼盡請之而令吾民盡畀之也且江夏贏邑難爲加稅
吾邑旣供潞邸賦則他賦應少減以紓民力請以吾邑祿
銀七百有奇取給興國諸處邑中惟臨湖田地冊籍係景

府所請者加派輸納潞府止得銀八百兩一時畎畝閭閻
翕然稱便故邑民不知有藩邸之擾者則韓公與孫公之
爲也邑中府米軍餉止三千石耳後軍人於秀一等以府
米在外邑多逋負請改縣中爲近於是諸軍人紛然請索
藩司謾爲許可左右掾吏旣納賄諸軍人復謾然纂入賦
書久之邑中府米加增至六千石有奇且他賦不減百一
而府米遂濫其半豈盡以散諸軍人米足則徵銀於是府
米爲利竇矣夫田糧不過兩端兌軍爲撥運府米爲存留
有田之家良善者卽府米不敢負升合而梗桿者卽充餉

亦爲逋負及監兌使者檄至則以府米而償兌軍是輸者
無所不輸而負者無所不負何謬蓋也邑侯顏公嚴覈各
里各畝兌若干府若干每秋至粟米之征先兌而後府上
有蠲租則府米盡免而人無偏累矣又請於院司蠲去本
縣府米一千五百實徵米四千五百石儻著爲令甲不變
而省約一千五百之虛耗則顏公之爲也大抵吾邑地小
而土瘠官衆而民淳地小則縣家不能當上官之求土瘠
則小民不能稱有司之急官衆則掾吏之竇百出而民淳
則賦歛之目日增而莫知所以增也月損而莫知所以損

也增者不易見怨而損者亦未易見德奈何弗表也惟是
仁人君子踵武而至守之無變可也太史氏曰吾邑羸邑
也今天下會省俱兩邑浙江之仁和錢塘江西之南昌新
建廣東之海南番禺福建之侯官閩縣四川之成都華陽
陝西之長安咸寧而吾楚爲鉅藩阨中原南服要害顧獨
以一邑當省會之衝轄其他省一縣附郭如河南之祥符
一百二十里廣西之臨林一百二十九里俱廣大沃衍而
吾邑獨六十三里耳又黃寶衡永之間每田十畝獲穀幾
百鍾少亦不下六七十鍾而吾邑土地磽确每田十畝上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序

七

者不滿穀十七八鍾下則八九鍾又置產之家與佃民計
畝而分之各得其半耳佃民之躬秉耒耜者稱貸於人西
成未賽而釜甕已竭其城中號稱饒厚者亦無一歲之藏
貧家無半月之藏市民無宿春之糧蓋吾邑之田不足食
吾邑之民朝營而暮食惟仰給長寶商舟商舟稍滯甑塵
已生老弱懸磬而枵腹矣且全省之地五方之民聚焉炊
爨而待飽者不下百萬一旦有警而外戶且閉庚癸一呼
而雀鼠亦不勝羅矣且今宗藩之祿銀官師之廩餼師徒
之餐錢兵卒之糧餉吏胥之踐更無所不取給而菑爾敝

邑無所不供當事者非不怒然深慮議蠲議省而蠲與省之所餘者曷亦動伐山竭澤之憂而爲抽絲剝肉之防乎

送莫令尹八觀序

郭正域

莫公之尹吾邑也三年爲歲癸未以歲事覲於天子又三年爲歲丙戌又以歲事見於天子三代之制三年天子秉珪而見諸侯侯伯子男以事詔於太宰太宰比羣吏而詔之王然則公之往以述職也夫以公早夜於楚莫肯告勞國中自三尺以上田畷女紅人人能爲公言又何俟乎公之自述之也江夏類會省中執法之所蒞也直指之所按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序

八

也藩臬諸大夫之所鳩也郡太守之所視也四方輪蹄之所湊也令一人耳事無巨小吏環向而問令雞鳴而起日出而謁諸上官燃燭而視簿書校錢穀問三老扶其不勉者而罰其不若者蓋爲令之難也異日國家大懲創令雖勞勩修故事而行可以寡過公始爲政而更賦之令下亾何均田令下邑之民誠小心畏法而田於吾邑者不盡吾民也四方之僑寓者衆伺其萬一而僥僥於法之所不及以詭射於土著之民蓋有厥田上上厥賦下下厥賦上上厥田下下者抑賦以就田則損賦損田以就賦則損民因

田以定賦而輕重其間則人得以爲姦於田與賦之際而賦與田俱損矣公慨然曰吾以一均之法行執環中以應無窮蓋令始布而人有言不便者公爲法懸之通衢曰吾爲法而父老子弟其有不便者速以告蓋法始行而人樂焉朞月而人安焉前言不便者爭言法善矣邑中凡三大旱公以身禱蒲伏道路並走羣望其容有戚父老曰天乎雨我公田勞我父母浹旬而雨如澍歲以大穰夫爲令者滑稽炙輶以應上官之供而市井苦之公未有異也迺其大旨則寧失上官勿得罪於百姓自公爲政而市不異肆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序

九

負擔者居貨者駟僮者不知有官也公之爲吾邑凡六年於茲矣而食無二珍身無異采朝夕饜藜藿而妻子不飽梁肉甚者不能飾行李則有所貸請而後往鄉老曰自結髮以來未見廉吏若此者也雖古所稱辭魚留犢何以加焉夫漢世良吏劉方一縣尹至勞璽書勸勉又無他才能而不過曰不煩夫天下未有有利而無害者也上多能則下多詐上之人詭得之則下之人詭中之故聲華者接踵而悃幅者希蹤於是粉飾招揭以簧鼓上人之耳目而羶悅小民之趨附實意離矣以此於公則所謂陽鱗也公無

伐言身無擇行絜然者遠之畫然者去之誠信而行其憂
民也蒿目而其中若焦持籌而議之其論不煩而民以寧
休休然若春日之日如赤子於慈母也庶幾乎日計不足
歲計有餘者也而况乎今以六歲計公報政於朝而天子
一旦下璽書必求所謂不煩者則公首召矣

黃鶴樓序

何 璧

洞天別地仙客離宮瞰三江而吞七澤控西蜀而踞東吳
窻俯匡衡呼吸直通霄漢棟凌翼軫婆娑可摘星辰五百
年地老天荒檻外之雲烟不改三四朝星移物換樓中之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序

甲子還長山月江風演出數番世界南鴻北雁閱殘幾度
春秋酒鑪何處山川還是主人非丹竈奚存風景何留仙
子去鶴跡寥渺也應華表歸人桃跡朦糊定向瑤池結子
洲邊草長彌正平之傲骨猶存江口潮寒周公瑾之雄心
已冷看雲排繡闥迢迢總神女之情對雪倚朱櫺片片盡
郢人之曲仙靈不歇往來鷺渚鷗江龍氣常過出沒蛟宮
鼇室鳥嬌芳草岸依稀翠幕徵歌山嫵綠楊波恍惚青銅
寫黛錦城繡野千秋之王氣稱雄柳市梅街三戶之人烟
獨勝雲中金扇早朝開三千賓客月裏笙歌春宴散十二

樓臺朱甍碧瓦鳴鐘列鼎之家竹徑蓬門載酒彈琴之地
絃歌百里先人香火之場砧杵萬家帝子湯浴之邑漁歌
欸乃響開蘆荻蒨秋僧梵摩訶聲徹旃檀半夜蛟螺晨渡
光搖鳧鴈之波颺颺宵啼吼動鼃鼃之窟城狐潛影過涎
垂度世之舟木魅遯形遊膽破降魔之劍賢王設醴時分
兔苑之詩詞客揮毫常把蘭亭之鱗解鞍俠少把酒臨風
仗劍征夫振衣懷土夕陽歸野寺待度僧來曉雪下江天
看山客到愁娼望遠目窮天際飛鴻游子傷離魂斷烟波
去鷁時屬烟景律轉陽春山亂榆莢還疑跨鶴之錢隔岸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序

十一

鶯簧恰似迎仙之吹梁間綺戶朝朝偏惹杏花風簷外舟
梯夜夜都歌楊柳月誰家公子醉玉驄嘶玳瑁之筵何處
女郎歌金犢載珊瑚之佩賣花聲遠近忙來深巷捲簾人
鬪草隊參差惱殺前江移棹客寵柳嬌花不盡傷春之思
登山臨水豈無懷古之悲壁天南浪子海內狂生登樓作
客長羞王粲依人入楚干時不學蘇秦困鬼顧十年任俠
當思飛劍之豪而五嶽游夫已熟炊梁之夢道書自寫願
爲丹闕逋臣仙籍曾標信是元都黜帝詩魔請戰風雲月
露總奇兵酒耀司權天地山川皆小吏偶閒情而躡履遂

倚策以行吟噫風物堪憐神仙難接居人談往事幾度斜
陽過客問遺踪數聲逝水帆檣影裏誰爲坵壑中人車馬
塵間幾見雲霞外客白雲還自散落花啼鳥總愁予黃鶴
不重來剩水殘山誰作主舒長嘯玩弄烟霞逞狂眸品題
風月洞庭可接將口吸實堪雲夢非遙只胸懷不啻問仙
翁何意空傳三醉他樓笑供奉無才不敢重題此地雲牕
月牖增樓閣於胸中天幙地氈擲乾坤於物外塵寰大夢
東西南北何人造物小兒三萬六千幾日丹成終是幻寧
知烟火有神仙劫盡總歸空試看市廛皆洞府當筵擲管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序

十一

遠謝子安八景抽詩深慚文老余亦尋真之士聊付懷仙
後有攬勝之人同成弔古

爲母馮宜人節畱堂序

賀逢聖

堂以節留名義意安歸乎爲尊外高祖母馮太夫人聞其
志也太母矢志苦節歷年最久表於臺省宣聞於朝奉旨
建坊甚煌煌也奚用逢聖之瑣言耶亦聊以期其所留也
奚留乎爾節之所立無希冀無遲疑無反顧凡一切生死
利害身家恩怨如風之過耳電之灼目奚留乎爾且爲乾
坤扶正氣日星留其光爲萬古振綱常旌祀留其魄爲人

心存正理經史留其馨香無弗留也奚留乎爾曰唯唯有其留焉者蓋節一也其間難易異宜甘苦異遭而所向所之又異乎勢勢先則志不得後勢重則志不敢輕故慷慨赴死與從容就義孰難丈夫明理道而鼎鑊若飴與女婦守巾幗之死靡慝孰苦而况年擬西伯惟思報幽靈於地下撫孤兩世必期接芳鄰於孟遷此其志存滋大佑啟克昌爲何如也迄今詩禮盈庭冠蓋相望日蔚而日起母可含笑九京乎發祥肇端志正未酬耳節之所留寧有旣哉逢聖之生也晚荷外父養正公生成之德等於覆載且得分其所留之餘輝學荻問字者相繼而有敢忘所自哉恨未知所報也欣荷天恩早下上臺諸公祖父母所請克遂逢聖謬辱史職敢不宣揚盛朝之特典捧褒善之宏章託於陳謠貢俗之義一闡其節之所留乎曷勝踴躍懽怍而敬序之後之人因留因見母思母必思節庶幾天地爲昭母志之酬寧有旣哉寧有旣哉

張孝廉序

王一寧

張文鍼康熙癸酉以麟經魁楚榜兩上春官不第卒於山左旅次子扶棹歸其生平清潔不羣與人語莊而諧博羣

書精行楷詩文本晉魏人亦晉魏之間

贈義民趙邦周序

熊廷弼

義民趙邦周者陝西鞏昌府成縣民壯也予江夏劉仕元爲成尉僅三月以愛民故忤鑛監意被拘於會城中年餘左右皆逃匿獨周早夜服事不離及劉獲釋邦周又獨送還籍遂戀戀不忍去踰八月而劉病將死囑其二子曰周自患難帖身相隨殆十年勤苦篤切汝輩不如也我死當厚遺遺之言畢而逝邦周又痛哭躄踊不肯去露臥於墓側鄉人皆笑之居數月鄉人見其誠爲之搭一蓆棚偏窄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序

十四

至不能伸足荒山曠野豺虎狐魅咆哮嗥咷於其前而邦周不以爲意也鄉人愈義之且群爲言於邑侯徐君魯人月給穀一石不受後又言於邑侯樊君鍾陽照前給穀又不受曰吾歲鋤地一二畝可得麥兩三石棉花二三百斤而間以其暇爲人做工自足糊口安可無功受祿而樊君愈高之立一坊於棚前額曰義民之廬今按徐獎辭曰昔廝養之救趙王至今爲烈然事涉機變於風未宜今趙懷感主恩至以身爲僕隸生死不變感動骨肉人無閒言當令世間無義之徒愧死樊君獎辭曰劉尉忤鑛而棄官趙懷爲

民而圖報劉誠仁人趙尤義士兩俱奇行可以風矣此邦周實錄也邦周本姓朱頂趙懷差名故以趙懷呼之今爲之改正云劉墓距先人隴僅里許予每下鄉邦周又供焚掃之役予重其義頗善待之而邦周遂感激不能已自聞予被患難以來日夜爲予誦經祈福且逢人輒泣曰吾安得往都門一見其面會予莊有李九明欲來看予而邦周卽隨之兩人閒關三千餘里徒步四十餘日始至至則僵臥不能動履又兼沿途乞化不能飽食而脛餒更甚居數日始能見予抱余足大哭而余亦痛不自禁拭淚嘆曰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序

十五

尺間周親密友門生故吏幾何人看余者幾何人而乃得之兩窮人於三千里之外善哉徐君當今世間無義之徒愧死之說也鄉人欲作屋居邦周邦周不聽所居蓆棚寬七尺深八尺一薦之外止餘一罐煮食瓦燈一箇經數本每夜誦至三鼓方臥晝則爲力役有贏直以濟貧閒朝諸名山踰數月歸而棚內燈罐之類無有動之者其苦行感人又如此

楚會存書序

劉敷仁

湘東陳子述知旣著楚會存書友人官子胡子大言閒閒

足以存存。廼陳子仍自湘東走黃鶴，出其書相示曰：君以著作名，又生於里中，何可無言？受其書，展視數十日，泣數升，下乃爲小言以歸之。其說曰：存，亾興廢自古皆然，顧其所經有異焉。歛歛而弔往者，氣哀而澹；崎嶇而觸目者，情傷而烈。茲書傷矣，烈矣。或云：山川之紀存於誌，亭臺寺館之跡存於山川，鳥用存之？余曰：不然。山無草樹，則童况失賢者之名乎？山童矣，山不存也；川無芳草，則寂川寂矣，川不存也。惟有傷心之士，從兵燹後，收如雨之涕，握起枯之筆，此存書所以作也。限之以楚會者，當日之禍未及他郡邑也。記癸未，余尚在京師，一聞楚變，驚仆倒地，相傳獻賊方入，而節鉞方出，嗚呼！彼其人無伍員、父兄之讐，而一意覆楚，何心哉？是時書生力弱，不能効七日之哭，而託之腕上，其事近迂，其恨則長矣。抑聞之知存而不知亾，上九之志也。公羊書、梁亾、梁自亾也。左氏書、衛國亾、亾衛以桓存也。然則書生筆墨之間，亦有伊周之志、桓文之力，余愧陳子矣。

上諭釋文序

滿 丕

古聖王之治天下，厚生之餘，繼以正德立之，以教董之以

官而又叮嚀訓誡如放勳命契之辭可謂至矣至於成周
太宰正月始和布令懸治法于象魏使民觀之且以木鐸
徇於路以警無良不用法者聖王愛民之深教民之切不
啻耳提而面命之也

皇上御極以來薄海內外從欲同風猶慮立法未備頒行

上諭十六條令十五國中官是土者集眾廣廷讀其文而講其
義無異教焉丙申春奉

命攝篆來楚官箴民事文告諄諄兩湖士庶亦知遵循一二矣
湖北撫臣張連登以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序

上諭繹文成書屬序將以刊刻頒行郡縣里社讀法庶幾風流
而教行焉此固化民成俗之要而牧民者所宜先也是為
序

上諭繹文序

張連登

我

皇上御宇五十有七年仁義漸摩湛恩汪濊風移俗易治登上
理矣而其要皆不出

聖諭教民十六條大哉

王言真字字典謨可以垂訓萬世而奉而行之者則封疆大吏

之責與夫良二千石賢士大夫承流宣化者之所爲也臣
關內儒生至愚極陋癸巳歲承乏湖北臬政每對讞牘求
生不得輒爲泣然歔歔太息以爲吾殺之吾未有以生之
也戊戌夏又奉

聖天子命安撫茲土益惶然悚懼報稱惟難八郡億萬姓之民
思有以整齊而化導之使深山窮谷家喻戶曉人人知

皇上教民德意遵道遵路無卽怙淫誠無過

聖諭一書深切著明舍是以教無由也於是會同署督臣事工

部侍郎臣滿丕擇道里適中之所做欽射讀法遺意率司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序 六

道府縣召諭士民恭行宣講先明大意次疏字義旁訓比
方復申律令條分縷析釋以恒言不用深文明白易曉一
時扶老攜幼肩摩轂擊之民入耳會心爭相勸勉油然勃
然啟其爲善惡惡之感發奮興不能自已是可驗

聖化神速民無不良性無不善而涵濡漸漬以之移風易俗無
難也爰付梓成書頒給郡縣令鄉里耆老紳士每月朔望
集父老子弟奉行宣講不倦以爲教民木鐸云

熊大家節孝序 佟國器

嘗讀衛共姜柏舟詩以及後代斷臂剔目諸奇節未嘗不

嘆千古綱常之重猶留於巾幗間也然節婦難矣節而兼
孝之爲更難節孝難矣節孝而歷代相承後先如一轍之
爲尤難余遭家不造先大夫監軍山左以直道不容遂罹
奇禍一時同患難者前經畧江夏熊芝岡先生也芝翁介
節直聲素著朝右而鴻猷偉畧足爲萬里長城之倚乃因
黨人構禍以致爲國捐軀千載猶多遺憾其時冢君元敬
不忍獨生相繼殉難在芝翁爲死忠在元敬爲死孝忠孝
出於一門百世而下猶有聞風興起者况淵源一派乎元
敬早殉國難止生大家一人尚在襁褓其夫人李氏爲斬

江夏縣志

卷之三

藝文序

五

春大叅鑑池公女痛夫死孝矢志冰霜夫爲孝子妻爲節
婦理固相因也大家生而貞靜年甫數齡凡李夫人口授
內則諸書皆默識心通少長而古今典籍靡不淹貫洵不
愧道韞之林下風矣及笄適同里諸生李約之爲乙丑麟
元李藩伯之季子也琴瑟靜好不減舉案齊眉爾時藩伯
公辭世惟姑陳夫人在堂大家孝行性成事姑一如事母
在熊則以女而盡菽水之歡在李則以媳而佐班衣之舞
綢繆篤摯有難殫述者及母氏病劇叩天請代母氏云亡
殞殮躬親淚盡而繼之以血血盡而繼之以詩哭母六章

真有不忍讀者矣無何昊天不弔哭母之淚方枯而哭去
之腸又斷李子年華初壯早赴玉樓讀大家瑤琴諸什一
字一血誠可與哭母詩並傳不朽焉嗟乎大家一閨中弱
質耳彼蒼之意亦若等諸聖賢豪傑備歷艱難困折以顯
其奇節亦獨何心也哉遺孤玉振齒未垂髫大家九熊之
誨嚴於義方卒俾蜚聲藝苑而飲冰茹蘖之心殆三十年
如一日也更有異者舅櫬遠滯關中大家竭力拮据命子
數千里昇歸與姑合葬以慰夫子終天之恨此又鬚眉丈
夫所不能及者矣祖爲忠臣父爲孝子母爲節婦大家則
並較卽共姜復生能不自媿不若耶

江夏縣志

卷之三

藝文序

三

續修江夏縣志序

王一寧

邑固不可無志江夏志有成書矣何更庸修爲曰續修之
也其續修云何曰古者紀事書載書歲書祀書年載始也
始以一歲而終歲星也一歲而周祀祭也祭一歲而徧年
禾也禾一歲而成是一十二月中天道遞更於上地利推
移於下人事互異於其中矧積之三年五年七年九年以
至廿有餘年乎邑志之修也肇自先明大宗伯郭文毅公

國朝經常大復梅逢暘諸君子弗克告厥成成於康熙癸亥
邑侯周公前學博今太史張石虹夫子之手序次編輯厥
功甚茂由今丙戌逆溯之癸亥蓋二十有三年闕焉無志
今邑侯洪公與余惟茲久之失傳之是憂是以有續修之
舉雖然守往籍俟將來作必待述始顯採新編補舊缺續
更較剗倍難何難乎志例星野及襍志凡一十有七歲增
月異俱各有所宜續而見聞不一固陋殊甚難一而其最
者歷數家言癸甲之末亥子之尾越癸亥是爲上元甲子
然則接癸亥其續舊始甲子其維新乎難一天官書又云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序

廿一

楚地分屬翼軫太微垣爲上帝明堂出政之區二宿實居
其下一爲天之樂府一爲將軍樂府江夏省會故應驗獨
切所以自上元來二十有三年邑庠之掄榜元者二邑治
之掄榜元者一魁榜者三壬午元魁通榜將及十人斯固
天文地理人事之相際而發秀之一端哉而可不書難一
他如戊辰小醜何足紀錄而厥時扶綱常暨大義則有大
叅葉公闡戎宣公雖邑志例不載副貳以下而如斯凜凜大
忠且各自靖節公署敢不擴例增帙大書特書俾讀史者
議闕焉難一旦也征勦紅苗重臣頌師卽春秋大征也襄

鄧推挽努力王事卽春秋大役也其可遺之不書難一又
如馮三元孟孝子三郡各爭之以重地而江夏沙羨羣擬
議其名疑非今地歷世久遠訛辨滋甚必辨駁論定方成
信史難一廼今從事方五閱月而竟告成者賴有同事諸
公分編討論上下千古本之十三經叅之二十二史及闕
里志水經註諸書收之方聞謀之父老稽之各執事卷帙
書一事必真紀一人不濫爲卷得若干計字若干夫是以
得有成書以報侯侯授之曰其難其慎邑固不可無志哉
惟諸公之力余與諸公亦拜手謝曰邑固不可無志蓋其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序

廿二

慎其難哉惟侯之功世之讀者能諒其慎其難之心謂邑
乘之可以續國史也唯命其或漫焉刺譏是其所非非其
所是也唯命其或不知我不罪我等諸不足係有無重輕
之數也唯命其或必侯之千秋百世如子雲之不必有桓
譚侯葩也亦唯命

學校志序

王一寧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學校之設所以端教化之
原明君師之統也稽諸往古虞立上庠下庠夏立東序西
序商立左學右學周兼四代以建學號辟雍號成均厥名

匪一他如載之周禮祭義大戴所述分大學小學內學外學州黨塾閭名亦不下數十總之統名之以學校可也立名廣取義嚴飲至執馘則刑以銷兵樂正上辛則禮以備樂臨雍拜老則尊以率下胄子齒讓則貴貴賢賢內京華外邑巷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戶誦家弦風俗醇美斯真盛世學校之休風哉雖然三代以前君相之貴卽兼師儒三代而後師儒之責等乎君相孔子以手訂六經爲萬世師儒之宗故學校俎豆常新濂洛關閩以表彰四子爲一時道學之盛立書院如嵩山嶽麓睢陽白鹿與學校並埒故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序

廿三

今七十子之末亦列主垂祀焉

本朝加意人文尊崇學校四方遐邇人材彬彬矧江邑學官居鳳凰山麓襟江帶漢秀甲十屬名臣碩儒多出其中獨是泮池魚蝦需和風而鼓浪宮牆桃李待時雨以敷榮上秉衡下司鐸者其可聽其自然而不加之意乎其在遊聖人之門者倘能不曲學以阿世不陰釋而陽儒將見升其堂入其室希賢希聖入學則爲名儒出學則爲名臣遠之可以侍鄒魯之席近之可以分濂洛關閩之座而豈負古先設立學校之意乎

書部

與鄂州柳中丞書

唐韓愈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始且十萬瞑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聲勢而已閣下書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踈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書

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稱人廣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其二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敝困頓三州之

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凶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
之於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
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
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江淮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
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蹙躅莫肯仗
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
守親出入行陣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潁
凜然有同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
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

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
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人事適機宜而
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荅益
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
出是道閣下果能克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
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
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
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
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

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
招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
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
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
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與知鄂州朱壽昌書

宋蘇軾

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偶說岳鄂間田野尤諱養女初生
以水浸殺啣嚙良久父母亦不忍聞鄂人有秦光亨者方
生時母誤以爲女已投入水中其舅陳遵先夜夢小兒挽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書

三

其衣遵念其姊方娠趨往視之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乃
免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願以此語明告諸邑令此風便
草人必樂從其陰德十倍於活壯夫也

與親友

明賀逢聖

逢聖頓首拜啟本縣戚友里黨平日但蒙一面之知卽未
蒙知而頗悉寒家不敢爲惡亦荷怨詈之不及者伏懇終
惠明德曲成逢聖晚節其爲銜戢莫大焉先中憲六諭颺
言和睦鄉里過庭尤所諄諄又謂汝逢聖心最不可麤心
麤則胆大膽大則爲禍本古人下筆寫字一點脫誤便說到

死處汝慎之記之其他不可殫述今逢聖仰荷皇上殊恩
謬叨政地日夕飲冰措躬無所孰非我同里先生長者庇
廕之餘謹遙望桑梓頓首以謝諺有之福出人所羨禍出
人所怨此言雖邇實該至道范文正公亦曰宗族鄉黨見
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逢聖未能圖
報矢心且少作孽敬陳三世備常艱苦及不肖三十四年
銘心之概於左先太夫人前嘉靖乙巳歲祔三日僅黃豆一
升歲除以一伏雌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對聯
當年雞豆未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逢聖今日不念是自

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中憲授館四十年止一青布衣坐
處隱已變藍色先恭人讓居於幄栖止數尺陋室中下溼
上漏炊爨卽在牀前烟燻眼涕逢聖哽咽不能書今日不
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卽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己酉館
於嘉善寺或禦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揭曉無宿春丙
辰報至深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
之緒也念之奈何亦曰罔敢作孽而已罔作孽若何公門
無一字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逋馬
遞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地不討管一尺一寸長

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片帆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誠子孫
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臚列乃爾先正有言孝子
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
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
貞節天下事皆起於細微燭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
故怖其始夫逢聖無公門之干而或有僞飾竿牘者公祖
父母弗信也逢聖無生事之僕而或有鮮衣怒馬擅入衙
門者公祖父母弗信也逢聖無逋欠之錢糧而或有詭寄
脫漏魚肉里甲者公祖父母弗信也逢聖無郵驛湖山船
隻之擾而或有武斷強梁樹牌走脫者公祖父母弗信也
逢聖無鼠牙雀角之事而或有指稱族戚如昔年狀寫賀
逢聖及持賀歲名刺作規避囑託之先資者公祖父母弗
信也弗信則於事罔濟矣罔濟則不誠何益矣逢聖措大
食芹之美方期公諸人人而并冀不惜瑱規以玉成逢聖
於終始則先中憲猶有望也伏惟先生長者鑒原幸甚幸
甚

荅杜鶴林總戎

熊廷弼

麾下杜門浹旬矣中丞公兩謁不出僕書一至而麾下即

出僕色革矣心感矣顧僕何德以動麾下麾下爲封疆念
頭自真切耳嘗觀自古英雄豪傑忠義節俠之流何者不
從性氣中做出來人無性氣正如頑鐵敗絮亦復何用前
以廉將軍事奉勸今來書願以爲志三復之喜而不寐如
秦廷奪璧時藺豈不性氣及道遇廉則引車以避見藺欲
殺時廉豈不性氣及聞藺言則肉袒以謝蓋古人性氣用
之正事不用之間事當時則用過去則已僕亦嘗害性氣
病者往往發輒過當及發後又輒悔不已及一悔而于了
萬了故嘗以此自喜麾下云斷不與該道較是非此真能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書

六

志廉者也調遣車馬以防寧前一帶是目前第一義謀異
心乖豈惟尊慮僕亦慮之總之我不爲異而人自同我不
爲乖而人自和人卽欲乖焉異焉而過有所歸矣麾下亦
先以同者和者盡其在我而已矣旌旗西指邊關倘過寧
遠效廉將軍與該道相會一笑而釋之豈不千過萬過都
已卸盡而且以益見麾下之賢幸麾下聽然之不一

上經畧江夏熊公芝岡

姚希孟

樂羊之謗書業已盈甌天不祐我社稷使老師不得行其
志而躁率者乘之河西之地淪於一旦俞關一帶危若累

卵摧萬里之長城而又付之它人之手不肖爲此焦唇徹
舌非爲老師爲封疆也讒人罔極其意蓋深有所構而借
吾師爲難端耳但新承褫奪之命凡疏揭中必欲剖心以
鳴吾之是便覺以君父爲懟爲人分過引咎責躬詞婉而
意篤此孤孽自處之道也卽百凡酬答之文稍稍鏗其詞
鋒斂其筆銛而劑以溫厚和平斯合於古大臣矣王伯安
成功之後爲羣小所齟束身自歸微服入九華山所以功
名大節人無間然吾師未淨狼烟先蹈虎尾凡英雄之氣
孤憤之心皆著一毫不得正於此處觀養非徒曰蒙難柔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書

七

順爲明夷之道也捉筆氣咽話不倫次

獄中示縣官血書

熊兆珪

熊廷弼長男熊兆珪爲臣節可死不可朽士身可殺不可
辱事先人廷弼報國心存忠赤恃才眼空寰宇第性氣過
於剛直落落寡合操守極其清白蒼蒼可表失封疆而逃
者何人坐失封疆受罪者何人慣盜軍餉而營賄者何人
不與軍餉而追贓者又何人父身首旣異處於他鄉而妻
兒復遺禍於故土祖宗社稷無虛天地鬼神何在貪生不
屬人類烈死乃成子諡况惡聲猛至厲氣橫加又不容設

法完職而只是酷刑嚴比果何法耶抑甚心耶嗟乎痛哉
視朝廷士子若奴隸輕平人性命於金錢窮家私無蓄積
何以應之大丈夫負血性惟有死耳殘生畢命於匕首固
所甘心兒可侍親於地下正其志願謹揭

與董子四子書

鄒彥魁

兩閒幽靜之境最足以養人之性情而益人之學問惟山
與水而已吾門酷好山水者若董珍董璉王玘王瑄讀書
於梁湖烏利寺中絕跡往來者閱經三載矣之四子者以
兄弟而爲師資以湖山而爲樂地吾知其必有合矣大凡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書

八

讀書之樂原不擇地而居未有不擇人而友矧昆弟友生
之閒皆篤志於學而號知己者乎吾知其必有異於人矣
然而珍之雅意於林壑圮之銳意於湖山其志則誠高矣
而吾獨慮其僻也古之儒者躬居陋巷而心涵天地奚必
斤斤於山水而後爲樂哉顧有時而遇夫山也山可樂則
樂之初非泥於山也有時而遇夫水也水可樂則樂之亦
非泥於水也有所以樂之者在也而不繫之山水也山水
特其寄耳諸子果有得於中乎吾幸爲女道之

與國子祭酒張御龍先生書

湯泓

泓聞朝有賢人社稷之福鄉有君子梓里之光先生以宏才碩德居南院首選位尊望重朝廷公卿大夫罔弗欽其德業草野文人學士無不著爲歌詠亦可想見其爲人矣泓叨產先生鄉里昔年在靈泉鄉賢祠中造就人材不啻立雪程門如坐春風中矣居嘗自念泓祖宗世務農桑先生獨免泓讀書得至科第縮門官拜先人墳墓何榮如之報本而外絕無一點妄念希圖顯秩爲朝廷不甚愛惜之官以重爲鄉黨羞蒙聖朝厚恩勅宰縣令泓自愧無百里之才有負民社之寄爲宰數年又恨地僻民貧不獲於上

以致屢憎於人皆緣泓不善逢迎之罪泓念平日讀書頗知廉恥既不愛民烏能忠君甘心擯斥是所願也聞先生於部堂處薦舉賢才擢陞顯秩泓名在內而時論以薦舉同鄉爲訾泓願解綬歸里夾山耕田樊湖取魚猶不失本來面目免時下怨仇非故爲避嫌特恐以泓區區朽材而有損先生薦賢爲國舉不避親一片光明正大之心也千里尺素乞賜鑒諒

與秦舜峯開府救荒書

梅國楨

季冬寓會城初不敢以賤名姓唐突闖人以臺下以屬吏

之舊隆禮先之言及地方旱傷直若痼疾在身虛懷下問
彼時以臺下持在大體不宜以瑣屑聞也又返敝廬時值
元日墟里無烟行路稀少自是以來城市之間道殣相望
附郭之近公行剽劫則僻遠之地又不待言不圖全盛之
時見此蕭條之狀自古救荒惟蠲與賑今經費有定數帑
藏無積貯緩且不可誰能議蠲若賑則欲取之本縣而倉
庫空矣欲申請轉發而司府空矣欲勸借富室而閭閻空
矣更兩月始及麥秋枵腹之人朝不及夕其何能待耕牛
盡歸屠肆穀種望之東方而春來無雨池堰俱涸卽力能

辦者亦不敢議及牛種恐如往年以重價棄之無用之地
也將來之事又不可知爲今之計必不能出一奇以利民
惟去其所以害之者使自爲計而已如通道路以便灌輸
安商賈以通泉貨截渠魁以息盜賊寬脅從以省騷擾皆
去其害民者而民自利也本地旣無儲蓄則輸助全賴他
方而道路之間劫奪爲患雖粟如邱山不敢望也捕盜員
役有能設保甲嚴緝捕而不時以身察之則道路通而糧
自集矣然糧雖集而無所取價也勢必貨之當舖而時事
之爲當舖害者非一事也讎會則取什物餽送則取金幣

卽酬其直不過十之二三而棄之不理者固多也每獲盜賊則駕言起賊應捕人役混將他人當票一概混取則凌轢騙害無所不至利小害大彼何樂而爲此乎惟禁所以害當舖者則泉貨通而小民有賴矣至於凶荒之時盜賊易起或以爲迫於饑寒曲爲寬縱或以爲漸不可長一概誅鋤是二者過也取一正盜者梟示則法嚴而人不敢犯餘黨不問俟其再犯則情通而人不見擾凡此數者皆老生常談人所厭聞然謀及老成詢之父老皆以爲救時之急無要於此矣或以爲此有司之事不宜聞之上臺然各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書

十一

有分地則兼制之爲難未奉明文則專擅之爲慮臺下酌其可否明布教令則虛文塞責所從來久矣向承虛問敢布其愚

出諭安南荅黎藩書

楊兆傑

奉詔入國宣讀十有四日矣意

聖德廣大

勅諭溫厚和平原爲貴國主臣留有餘之地俾善自悔悟感激不卽加誅之

天恩仰遵鈞旨將高平土地人民退還元清具本復命無疑也詎

貴國全無老成碩畫深謀遠慮之人仍襲稟復粵撫之前其說支吾遮飾徂目前之愚見蹈悖

旨之逆節有不勝大爲駭異者大抵王以蚤年御國鄭輔國又愴然在苦塊哀痛之際諸議事臣盲昧無知不體

皇上包容之

聖恩不凜外番臣順之大義不度爾安南宗社生靈之利害存亡造次以處而執迷不返其悞國毒民莫有甚焉者矣請得爲王瘼切言之王與元清世仇力圖報復

皇上悉之熟矣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書

十二

敕諭剴切詳明矣而又曉曉復爲藉口引齊紀爲証不知九世報仇之說在胡文定已闢公羊之妄而公羊亦曰上有明王則襄公不得報私仇矣今

天子神聖仁武可謂上無明王乎一言之失缺鉞隨之矣况敵怨不在後嗣柯之盟春秋善之僖成取濟汶之田春秋著其擅兵爭奪之罪曰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雖取故地與奪人之有無以異比類以觀抑何讀經不求正解而偏執謬說以構禍也夫莫氏爲王臣子高平爲王土地此自嘉靖十九年以前言也迄今據高平各守其土各長其民

後王之不得臣莫氏百有年所矣必執泥往事則自古迄
今王安南者豈獨王一姓乎王之先祖不常爲陳日燿之
臣乎遞取而還其主王將何以自解免也且王之先不常
破占城國都擄其王茶全乎不嘗侵併老撾之地乎惟仰
借

天朝威勢故奄有屬國耳倘相習尋仇環起而報九世之仇者
不旋踵而至王又何以自解免也他如謂隱匿黃應麟楊祥
罪過此皆已往成事

聖朝原自寬大使楊黃尚在革心嚮化方且赦其罪而爵之寧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書

十三

區區舊惡之是念乎夫

天朝定鼎元清歸命投誠居王之先則高平土地朝廷之土也
高平人民朝廷之民也元清封爲都統又朝廷守土之臣
也王遣兵吞朝廷之土地戕朝廷之人民逐朝廷封爵之
貢臣以春秋大義律之無地能爲王王臣寬者故守邊藩
王將軍提督一則請

旨發兵再則請

旨發兵而在廷會議或曰問罪或曰興師惟

皇上寬仁大德念王臣貢已久不忍加兵

宸衷獨斷特簡兩使臣附耳密囑奉

命宣諭期於委婉得達

上情不圖王諸臣桀驁無禮悖

旨不遵則亦大負

聖天子之盛心矣以此上

聞

皇上自赫然震怒罪王之不仰體

聖意而在廷諸大臣又樂得遂其用武之初議使臣朝以入而
征討之令夕以出安南之禍有噬臍莫及者矣或者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書

十四

大清兵力之強盛王未之知而安南承平日久生齒漸繁而用
兵毒害之禍王未之計也夫滇黔兵不下六十餘萬靖南
將軍兵不下二十餘萬平南王兵不下三十餘萬各督提
鎮將之兵不在數內俱皆一以當十十以當百連年海氛
靖盡矣水西滇黔諸土苗不軌者蕩平掃除改土設汛矣
西山殄滅無遺烏斯肉袒赴罪何堅不摧何敵不克王獨
未之聞乎諸藩將督提二百萬之師居無事之地處不試
之日方且投石超距欲上爲

朝廷立開疆闢土之功下爲邊陲效奮臂一當之勇惟安南

介在肘腋間今王始焉不請令而構兵既焉具結撤兵而猶加戍守終焉奉

旨和解而尚悖逆不遵負大不韙之罪櫻莫可敵之鋒強弓悍馬健將驍卒三省同勤九道並進吾見安南一塊土終無噍類耳貪高平久已棄捐之尺地而壞安南全盛之社稷生民彼誤國諸臣之肉其堪食乎且元清竄居南寧金錢糧糈費

朝廷凡六七萬矣

朝廷何私何利於元清而必欲納之耶總之諸侯失國托於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書

十五

諸侯禮也納之正也况天子爲天下之主而奉貢歸服之臣竄失乞哀而曾不一爲托命乎若謂王亦貢臣元清又係仇逆

朝廷必無加誅之事疑本部皆虛張夸大之言試思元清已居

朝廷內地又遣使臣宣諭和好王與諸臣竟傲慢不顧驕蹇不奉法

朝廷其可漠焉已乎且終置元清於何地乎文德不喻而誓旅興師不待智者而決之矣今王惟將高平土地界址及

擄掠投順員目人民詳造簡明文册一簿付本部堂掌王
另差的當官員前至高平俟本部入關一面具疏題報一
面押送元清赴高平交割明白以結王今日遵
旨之案然後本部歸

朝奏王復命本章達王恭順美節

皇上自

天顏喜動嘉王之順天恭命而樂
睿裁之有感必孚自此以往格外

天恩更有未可涯量者若終悖戾違抗本部奉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書

十六

命之日曾經請

旨茲惟拂衣而去既不能婉諭

上意歸

朝謝過不遑安敢代悖

旨者之妄爲狡辯也惟痛心疾首於交南之荼毒滅絕而已矣

區區之心實體

皇上如天好生之意爲王宗社久遠之謀生靈保全之計幸王
熟察而行之

荅楊職方書

金德嘉

樽酒細論懷抱昭揭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僕踉蹌
公車四上策而敝貂如故執事辱賜書曰足下不第何害
足下登少陵堂矣讀之惘然獎借逾涯其實難副內省滋
愧耳承諭提緯古今盱衡風氣慨然有大雅之思甚盛心
哉僕嘗謂性情經術文章之根波流砥柱非命世大賢不
能爲力夫唐文強而兵強宋文弱而兵弱此風氣之存乎
一代者也賈生俊發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趣昭而事博
孟堅雅懿裁密而思靡子雲沈寂志隱而味深表裏必符
杼軸各出此風氣之存乎一人者也若夫龍門之史少陵

之詩昌黎廬陵眉山之文此則窮工極詣俯視一世獨立
千古而不可以風氣域之者也執事又言有明一代之詩
哲匠輩出而措擊不休信然哉信然哉夫明詩肇自青田
帷幄運籌尚賈餘勇以追作者文宣兩朝雅志潤色而名
公鉅卿僅構臺閣之體開元大歷其在宏正間乎當是時
北地倡而信陽輔邊徐諸彥彬彬矣然始未嘗不聲應氣
求而後稍踈豎排剝也七子嗣興聯鑣並軌而於眇君子
有後言抑又何歟自是厥後則有矯枉過正之勢公安救
歷下曰汰其糟粕也然而率矣竟陵起而救之精劇洗濯

良有苦心而後進枵腹之士奔奏傳會日削月割久之而
孱失方今文教蔚興家管籥而人瑟柱然黃鐘大呂尚有
待於廊廟之拊擊執事得無意乎若乃鼓吹休明成不朽
之大業天下甚大豈無性情恬雅經術湛深之士執事博
蒐而精取之言發乎衷毋優孟而衣冠也文準乎理毋門
戶而戈矛也安在大雅之不作而徒嗟蔓草乎僕微裝且就
道矣匆匆布復率畧不宣

表部

爲夫請戍邊自贖表

唐李邕妻溫氏

妾溫氏言邕効職不謹狀涉貪狼逼迫囹圄獲罪以聞誠
宜不待刑書便當殞滅然事有所隱恐負明時天聞復遠
號訴不敢倉卒之際分從嚴誅豈謂天鑒仁明邕得生竄
荒外再造之幸上蒼何階死罪死罪邕少習文章薄竊時
譽疾惡如讐往任拾遺奏張昌宗之黨後叅憲府効武三
思之罪坐此爲累不容於衆秉邪佞者切齒攻文章者側
目由是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見闕廷何啻十載歲時凝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表

十九

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東嶽大禮告成法駕西旋路遵
近境邕奉牛酒之獻各展臣子之心不意天澤曲垂恩
私屬沐邕當再躍何以爲心懇至夙誠冀遂申効妾聞正
直見用邪佞生憂邕之禍端自此爲始且邕比任外官竟
無一議天顏暫顧罪則旋生諺云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
伏惟陛下明察此言妾之微軀萬死無恨死罪死罪邕初
蒙勘當卽便禁身水不入口向逾五日孤直援寡邪黨相
趨窘急至深實不堪忍氣微息奄惟命是聽遺邕手書事
生吏口貸百姓蠶種柳種枉法羅以進令作賊私吏以

爲能守此加罪當時匪使朝堂潛皆守捉號天訴地誰肯
爲聞嚴命將行恭往奔逐泣血去國沒骨炎荒長任欽州
示以無用妾願充邕一卒之用効力明時膏塗朔邊骨糞
沙壤使得身死王事成邕夙志妾則碎首粉身萬死爲足
妾夫婦義重當見其志不避罪責冒死上聞儻天光垂照
卽當殞滅妾之榮幸實荷再生奉表投進恩匪

河陽謝上表

宋馮京

八塵右地無補聖明坐竊強藩尚寬罪戾恩私溢望愧灼
兼懷伏念臣才不逮中智非經遠特逢盛際再列近司擢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表

三

之於尋常之中振之於顛危之下便蕃異數究極寵光齷
齷備員僅能寡過碌碌成事無足論功徒肩許國之誠靡
講衛生之術曩嬰疾疹殆至膏肓雖賴上醫迄存餘喘然
而氣血潛耗智慮早衰筋力乏於步趨耳目乖於聽覽勉
從職事仍歷歲時覆餗之譏已騰衆口乞麾之請遽惻上
心矧惟右輔名都三城重鎮水陸皆便次舍非遙食物具
宜堂皇尤峻使傳罕經於館候訟牒希至於庭除加以時
雨旣優宿麥滋茂盜賊屏息閭里阜安不煩施爲有便頤
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容覆日月照臨私臣以不報

之恩諒臣有可矜之理終始眷遇進退保全顧何心顏敢
愛軀命惟願稍加藥餌益近方書朝露未晞倘復還於舊
觀烟火不息誓更竭於精神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表

廿一

